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27 1953

10/27/53

龍鳳配再生緣卷之八

第六十五回

天香館詐醉留詩

金鑿殿硬限完親

却說成宗見鄺相稱讚白牡丹乃曰先生可題一詩鄺相領旨內監呈上筆硯鄺相一揮而就帝見上寫

題白牡丹詩

滿酒丰姿不染泥

別傳仙韻傲楊妃

輕籠夜露銀蟾影

薄印春風玉燕衣

上苑韶華露燦燦

中庭香氣雪霏霏

珍珠簾外朦朧處

疑是輕綃是也非

帝看畢喜曰白牡丹詩意極佳紅牡丹並無一咏鄺先生大為不公鄺相曰此有何難當再題一首

東皇作意聚韶華

初出傾城第一花

金盞春酣濃帶酒

玉蘭風靜暗流霞

楊妃薄汗凝紅雨

廿后輕綃掛綠紗

今夜承恩酒御宴

天香館外月西斜

鄺相題完內監送與帝看讚曰白牡丹字句入神紅牡丹恰又變幻真大才也宜賜酒三盃鄺相飲了三盃上前謝恩辭席帝留住曰難得月白風清一刻千金何必匆匆言別盡醉方休鄺相遂再飲此時已近三更鄺相面上帶酒映着桃花帝怒火如焚已不佳美對鄺相曰觀卿如此豪客怪不得東平王狂言女扮男粧朕亦作魔未知卿可肯憐朕否今夜已深回床好議政事即喚內監着內閣人不必侍候鄺相要在此安寢了鄺相暗想我怎肯失節若別人到此地步不是敗名失節必是舍死捐生我自有變計忙站起身來滿面怒色叫聲公公不必傳旨我立要回閣即奏曰臣秉公無私惟年輕致任人有女流之說今陛下亦出此言臣何可再與理政當掛冠歸隱且君臣俱係年輕如果同榻外人必議年少高官皆從狐媚得來將視陛下為何如主帝曰朕因議政事故留同榻並無別意若果是女乃東平王正室朕怎敢紊亂卿若推辭反若真議鄺相曰議事當在燈下同寢怎能議事帝曰漢光武與嚴子陵同榻千秋稱其君臣相得先生在此安歇外人若有閑話朕即處

斬一時慾火難禁。伸手扯住。鄺相左袍袖曰：先生就在此。安歇罷。鄺相掙脫。厲聲曰：君臣相見。各宜盡禮。今陛下昏夜強臣同寢。君臣皆少年。外人必疑此職從諂。獨得來。臣雖至愚。斷不從命。帝見鄺相聲色。皆屬怒容。滿面凜烈。難犯。自知理屈。即扶起曰：此朕之過。卿勿介懷。真可敬。枉朕費盡心機。毫無所得。又自喜。方纔送他回去。不致變。閣權昌點燈。引鄺相回到閣前。人役還在伺候。鄺相謝了權昌。進閣。權昌回來。繳旨。帝嗚眾內監不許多言。自思世間那有此奇女。不怕死生。不貪榮華。真是可敬。枉朕費盡心機。毫無所得。又自喜。方纔送他回去。不致變。臉朕亦負知機。看承此女。難犯。但才色動人。怎肯心灰。今後只加些殷勤。望他回心。亦未可定。是晚就在天香館睡下。且說鄺相回閣入房。安寢。尋得帝所讀詩稿。心喜。帝果風流。不敢強留。可為可敬。但帝枉費心。我怎肯失節。今後不可宿閣。惹禍。即上床安睡。次早回府。人見素華。即大笑。素華疑問曰：何事歡喜。鄺相說明昨晚事。情。素華曰：小姐容貌太美。動人眼目。但帝既知是女。須設法辭官。為妙。鄺相曰：不必辭官。帝雖知道是女。亦照理行事。不似紂王橫行無道。昨日所行。亦是溫柔舉動。美色人人所欲。如此行事。令人可敬。今後不宿閣。即可保無事。素華稱是。索取御詩一觀。鄺相曰：御詩已失落。無存。此後案卷若多。當帶回批發案卷。若少。未晚。即便回府。永不宿閣。帝探知更加敬仰。光陰如箭。早是五月初旬。雲南項隆送女到京。租了一座大屋。為寓。項隆父女婢僕。住在東邊。安縣主和人役。住在西邊。商議來早。面君項隆。囑女曰：面君須要小心。富貴盡在此。一舉項南金曰：憑着女兒本領。不怕聖上盤詰。次早項氏梳粧。換了花麗衣。裙上了車。秋素跟隨。安知縣同項隆上轎。來到午門下。轎安知縣對午門官。說明午門官上殿。奏曰：以上陛下。今有雲南雲州府昆明縣知縣安仲祥。奉送子孟麗君回京。現在午門外候旨。定奪。帝聞奏。暗笑孟氏明明是鄺相。又有不怕死的女子。敢來欺君。歷即傳旨。宣安知縣。並孟氏進朝。安知縣率項氏上殿。縣主跪在前。項氏跪在後。帝着平身。安知縣站過一邊。伺候。只宣孟氏上前。令孟氏抬起頭來。故爾無罪。項氏舉起頭來。帝吃驚。恰有五分像。圖只是骨格。面容有此。此滿。

不比鄰相的清秀。看來不定。必是富家之女。當時鄰相坐在右邊。先聞此奏。恰亦好笑。及見了容貌。暗喜五分。似圖倘先配皇甫。即我再緩二三年。得有機會。方好改粧。即立起身來。向忠孝王拱手曰。忠孝王恭喜。你今正回來了。可謂天從人願。帝趁勢亦向忠孝王曰。今正孟氏既到。卿速擇日完姻。朕亦歡喜。是日武憲王父子孟士元父子俱在。各見其五分相似。忠孝王跪奏曰。此女只有五分相似。圖像諒非孟氏。臣不敢領認。欺君。帝笑曰。朕前說過。自畫形圖。必有粧點。怎能相似。爾休錯了主意。且女流成丁之後。怎能比得未成丁之際的容貌。忠孝王想帝言。似亦有理。遂奏曰。若是孟氏。可令其認明生身父母。便知其假。帝想生父必不能認。只得謂項氏曰。忠孝王要爾認生父。但恐爾流落多年。不知還認得生父麼。項氏感帝開豁門路。即奏曰。臣妾雖流落日久。然父女天性。豈有不能認之理。帝心中不信。乃曰。爾既認得。可向前認明生父。項氏領旨。即向西先看。帝心驚。此女好利害。恐躲在西邊。故向西班先尋。暗料怎能認得。只見項氏西邊尋無。竟向東班細看。孟士元因他五分相像。亦有此疑惑。項氏本知其身材面貌。又見其有異容。即向前扯住。泣曰。令妾可憐。不孝女受盡顛沛。今日方能相會。女兒好苦。帝心驚。莫非此女未卜先知。歷即曰。孟公可是爾女無疑。孟士元好不氣惱。即對項氏曰。爾不要忙。是吾女。可再認爾兒。便是。項氏領命。仍從西班尋到東班。孟嘉齡心疑。面上亦有異容。項氏向前扯住曰。哥哥諒必認得妹子。孟嘉齡着驚曰。爾是那個的妹子。收作此欺君之事麼。遂奏曰。此女實非臣妹。望陛下跟究。欺君重罪。帝曰。此女真是孟氏。誰敢欺君。孟士元沉吟一會。計上心來。即問曰。爾既是我女。可把從前事情說來。項氏細說三月初三日。比箭定塔。初八日。秦布政為媒。行聘。次年相奉吉。婚。三月二十八日。行聘。四月初一。早改粧逃走。投奔項隆家。借宿。教讀。六月二十二日。義父項隆祝壽。我醉臥書房。忘記脫靴。小學生代為脫靴。露出綉鞋。我詐稱王姓之女。因丈夫遠出。經商。父母貪圖聘金。迫令改嫁。奴守節。即潛行。項員外夫妻憐我。即認為義女。恩禮相待。等情。孟士元曰。前年忠孝王父子。平昔榮封王爵。爾何不說起。真待此

時纔來。這個便是整齊。項氏曰：封王我不說明，乃試丈夫有情與否。孟士元又問曰：爾當年逃走，曾留下甚麼物件？項氏便把留下畫圖併留書寫蘇映雪代嫁的字句，及畫圖詩句，念出無差。成宗同鄺相心裡俱疑此女莫非有術，前知麼？遂齊聲曰：此女果是真了。連書信詩句，都知孟公何必多疑？孟士元此時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盤問又盤詰，他不得，只得奏曰：人家養女十二三歲，即隔分內外，父女相見，有限日期，况又逃出數年，臣怎認得？待臣喚老妻前來，自能辨出真假。帝暗笑孟士元顛倒，不能分辨真假，乃笑曰：孟卿如此年高，尚疑不是爾女，恰待其妻來方認可。宣爾妻來，認孟士元退出上轎，回府來見韓氏，說明備細。爾速上殿細認。韓氏怒曰：女兒明明是鄺相，還說甚女兒孟士元，就把此女前情細說一番，特請你去盤詰。倒他韓氏曰：待我前去，即忙上轎，來到午門外候旨。帝宣上殿，朝見已畢，帝着平身。韓氏站起身來，項氏向前拉住，叫曰：母親可憐女兒，此時纔得相見。韓氏冷笑曰：爾稱我作母親，我不敢認爾為女兒，但爾貌雖略似我女，只是身體骨格，豐厚必是富家之女，怎比得我女。容貌骨格清秀，如何瞞得過我？項氏曰：女兒蒙教，父項員外夫妻溺愛，日食厚味，滋補享用，自然身材不比以前羸瘦，母親不認，叫孩兒好不傷心。言罷淚下如雨。帝暗驚此女果然善辨，朕就好強，迫忠孝王成親，留下後會，乃曰：此言甚是有理。韓氏須看仔細，不要生了爾女。韓氏暗想：我女明是鄺相，但帝有旨，若說就是鄺相，即要處斬。今此女如此舌辨，我又不敢說是鄺相，我今必須指出此女破綻，帝焉知是假？主意已定，即揚着項氏左手，扯其衣袖，將其手扯住，向天子奏曰：這枝手便非吾女。帝曰：此手如此潔白，乃是好手，有何破綻？韓氏奏曰：臣妾之女，其手大異，手中好似蓮花一般，清瘦，手指有如玉笋，此手肥厚，定是富女，難瞞陛下聖鑒。項氏心中恰亦驚駭，乃辨曰：只因滋補太過，是以肥厚。母親何必多疑？帝聞言曰：爾女逃走，正在成丁之年，今越三四年，身材手足自然變異，如何比得前呢？韓氏無言可答。項氏乘勢奏曰：陛下果然聖明，此言極是有理。帝暗笑：此女真好胆量，敢瞞生母。朕若不存私心，爾大罪臨身多時了。他反連朕亦

要欺瞞。宣不好笑韓氏又扯起項氏的衣襟笑曰這沒腳債非古女詩曰此脚不滿四寸恰是好脚有何弊
韓氏奏曰古稱三寸金蓮臣妾之女兩脚只有二寸七八分長此脚是有四寸五寸脚債過我項氏暗想此話怎
能盤駁得倒我即曰母親有所不知女兒在項家四年未有嫁與誰家因他脚債不因此故大韓氏心中好不着
惱不意此女這等古辨教奴怎能降伏他即問曰爾逃走之時可有伴否項氏曰有伴在項家時有伴在項家時
明寫着女婿榮蘭他恰問此話真是笑曰答曰有女婿榮蘭同逃之時有伴在項家時有伴在項家時
候責韓氏奏曰請陛下宣榮蘭上殿帝令宣榮蘭上殿榮蘭上殿榮蘭上殿榮蘭上殿榮蘭上殿榮蘭上殿榮蘭上殿
在此韓氏忍不住笑曰爾既敢來向皇君說此女是榮蘭妻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
轉說曰此婢是非榮蘭妻名秋素韓氏大怒曰爾如此古辨教奴怎能降伏他即問曰爾逃走之時可有伴否
易項氏曰是因榮蘭妻名秋素韓氏大怒曰爾如此古辨教奴怎能降伏他即問曰爾逃走之時可有伴否
逃走家中僕婢喚其名宗子即說來項氏曰女兒雖離家日久家中尚得幾名就托猴五所說各
掌事男女盡說出姓名韓氏無計可施只得去曰此女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
乙陛下嚴刑究辦羣臣多曰孟士元恭賀曰此女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
謂韓氏曰爾心思已遂可即回去朕自有處分韓氏只得去曰臣妾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是榮蘭妻
身故賜婚劉奎璧不料逃走孟氏特詔天下尋訪前日胡廣假孟氏朕察出是假若其進宮伏侍太后今此女
是真分明又說不是朕為孟氏費盡心機今賜卿一月內完姻方遂朕意忠孝孟氏曰孟龍圖若認為女臣即
完婚憑此父主孟士元着惱又不敢說別相開話只得去曰臣不取此女實非臣女帝對忠孝王
曰孟士元夫妻俱已老老言語難信爾可向項家尋訪一月內完婚方遂朕意忠孝孟士元
元年丁同忠孝王問問退出來回宮吩咐內監不許多言且說忠孝王
忠孝王

忠孝王

太郡婆媳曰孟以賢德回來太郡喜曰孟德今在何處武德說明早開的事情限一月內便得完親可着人擇吉行聘忠孝王大驚曰此事遠須請問岳父母再行商量不可武德王再犯早上對岳岳父母的言語說出況容貌六分像圖孟公夫妻還說不是太郡曰如此說來果然其妻家將帶一帖子往孟府請問親翁主意若何家將上馬來到孟府拜見門官說明備細此時孟公在門正論假孟以欽限一月內成親韓氏叮嚀曰爾父子切不可認其為女使吾女無所結局女婢報武德王差人求見孟公喚進帶書人曰家老爺欲令人擇吉日行聘完親特請命定尊未知孟公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武德王回意限親

孟太郡入宮心腹

却說孟士元叫下書人走進內室王府的書人拜見孟士元其意欲得吉日行聘未知大人意下如何特差小人前來請命定尊孟士元曰可回武德王曰爾家主命說者夫則刻到府請教王府下書的人領命回至王府稟知其言孟尚書隨後領來不表且說孟士元打發下書人去後請夫人在後堂問得孟士元要到王府遂出來對孟士元曰明至王府切不可認其為女使武德王日後無依倚孟士元曰逆女那裡有顧及改扮之事我勸爾休得想他為女我前日險些兒被其害者不是我言辨性命豈不枉送於逆女之手麼他既不認我為父我何必認他為女韓夫人曰雖如此說但富貴人人所欲爾看前日湖廣假孟女不過為着一個王妃便連頭頭的妻意亦做出來今又出這何處忘命之妻前來假騙若非聖上私心豈不露出假的來況現在女兒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身居首相位列三台聖上正在得龍言聽計教他焉有恩及父母日後倘有回頭日子須留地位方有依倚况忠孝王本屬無情前年要娶妾便得劉使仇人的滿門獨不思母奔綠林父困番邦家散人離倘若不是女兒被劫焉有今日父子相會之日孟士元聽了夫人的言語曰此言雖是但聖旨已下如何推辭言說即令備輪伺候自己換上公服一直來到王府老王太子出來迎接上堂分

賓主坐下。少王坐在下邊。茶畢。老王問曰：「今婿回來，聖上降旨完親，愚欲請親翁來商議，擇日行聘，未知親翁意下如何？」孟士元曰：「認憑親翁意，此女並非我女，親翁若要行聘，可向項員外議親，與我無干。」少王曰：「岳父不認為女，小婿怎好認他為妻？」老王曰：「親翁既不認他為女，聖上定限如何？」孟士元曰：「聖上限親翁言，向項員外行聘，與我無涉。」言畢，拜辭而去。尹太尉在屏後已聽得明白，出堂對少王曰：「孟親翁年老，難以取信，可着家兄尹上卿為媒，迎娶孟氏。」忠孝王大驚失色，曰：「孟岳人說不是其女，我怎好迎娶？」老王曰：「孟士元老老，言語難以憑信，我兒怎好聽他的言語？」少王曰：「他雖老老，總要從長計議。」老王心想：「莫管他是與不是，只要完親，便可與劉氏完姻。」乃曰：「孟士元老老，無斷我兒，怎好說此言語？」忠孝王心內悶悶，不好對答，便回鑾鳳宮，臥在床。上厲聲罵曰：「可恨劉望奎當年若不害我，豈不成親多年，自悔不該保他全家，宜將爾千刀萬剮，方消吾恨。」適劉氏聞知，欲來勸解，繼思自己乃仇人之妹，若去勸解，恐反添愁悶，如不去，再說老王是日着人去請尹上卿前來相議行聘事情。當尹上卿押聘物親自來到項寓，見外喜自天降，自謂親事已成，回來禮物價值萬金。時忠孝王聞知此事，寢食俱廢，感憤將病。老王夫妻屢勸不解，老王無可奈何，悶悶坐在堂上，適劉燕玉聞得此事，欲來請安，拜見公姑，畢坐在傍邊，劉氏曰：「昔年家父有事，每入宮奏知家姊，婆媳何不入宮奏知皇老，乃是忠良，亦無其事，怎有入宮之理？」然今日之事，想只好入宮，方便乃回顧尹太尉曰：「賢媳之言，甚是有理，夫人當依計而行。」夫人稱是，即令備下小轎，直至後宰門，早有把門小監上前來迎接。太尉小監曰：「太尉莫非要見皇后麼？」太尉曰：「正是，但不知皇上在宮否？」太監道：「尚未回宮。」因聖上連日在內殿批奏，太尉曰：「煩公報與皇后知道，說我有事，向奏。」太監領命，報與皇后道：「現有太尉在宮外候旨，請旨定奪。」皇后大喜，令請進太尉，聞請即入宮朝見。已畢，坐下。皇后曰：「未知母親入宮有何事情？」太尉回顧見宮女俱在，奏曰：「已娘娘速退左右。」

皇后即令宮女退出。太郡奏曰：前日鄺相到府醫韓夫人之病，韓夫人相認，又有孟士元父子，在金鑾殿上如何奏其改粧鄺相如何分辨。聖上反責爾等，辱沒師長，又因假孟女，聖上強令一月之內完親，今爾等激出病來，妄故入宮求娘娘奏明聖上寬限幾月，俟爾等病愈。然後完親，未知娘娘意下如何。皇后聞言之下，大驚失色曰：誰知主上如此私曲，母親可即回府，自有佳音報捷。太郡謝曰：退出宮外，上轎回府，不表。且說皇后至次日絕早起身，直至萬壽宮候旨。太后即令選進，皇后入萬壽宮朝見，請安畢，坐在傍邊。皇后把昨日太郡所說的話，從頭至尾述了一遍。今須如此如此，方得明白。太后曰：寬限就可，但鄺相朝廷大臣，怎好脫靴驗看，此是須斟酌而行。皇后低頭一想，計上心來，對太后曰：依臣妾愚見，昔日西番曾有葡萄酒進貢，其性勇烈無比，臣妾曾令宮女試飲三杯，即大醉三日。任爾千杯不醉之人，亦是如此。母后看主上請鄺相前來，畫一幅觀音可賜酒三杯，然後令宮女扶往清風閣脫靴，未知母后意下如何。太后曰：此事是使不得的。鄺相身居元宰，若有差時，如何是好。當設別計，請進宮來，為是畢竟太后如何設計，騙他入宮，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拷問真權昌真記

探情由成宗託詞

却說太后聞皇后所奏，欲賜酒及脫靴之言，乃曰：鄺相是朝廷大臣，若有差池，如何是好。須要相得當，方無後悔。皇后奏曰：此酒寔是能醉，不致害人性命。惟有此計，別無他謀。太后曰：既如此，來日當速宣來。皇后領旨謝恩，退出回宮，自思：主上這幾天為何不見進宮，即叫一名宮女前來，吩咐曰：爾速傳權昌前來，說俺家有事。差遣宮女領命，來到偏殿，見權昌曰：今奉娘娘懿旨，速宣汝前去，有事差遣。權昌聞皇后宣召，隨同宮女進宮朝見。皇后曰：不知娘娘叫喚奴婢前來有何使令。皇后曰：俺家問你這幾天聖上在何處。權昌曰：聖上在偏殿批案。皇后喝曰：賤婢胡說，聖上究竟在何處。若不真說，俺家活活打死你。權昌見娘娘大怒，奏明聖上在偏殿如何款待鄺相，從頭至尾直奏一遍。今是在偏殿批案。娘娘問曰：聖上為何在偏殿批案。權昌奏曰：聖上這幾天

天因鄺相有病在內閣大臣批不清楚故主上親批以致無暇入宮皇后曰胡說今值清平世界那有許多文章明是這個賤奴助紂為惡尚不真言便令宮女將權昌活活打死看你如何欺騙得俺家權昌暗思曰寧可寔說免受痛打即叩頭曰奴婢寔說罷了皇后曰不怕你不是說權昌曰主上林苑如何與鄺相吟詩戲耍又到天香閣如何強迫鄺相同寢鄺相如何不從一一奏明皇后大怒可恨這賤奴一向欺騙俺家不奉寔情真是可惱令宮女將賤奴禁在暗宮候鄺相改粧方許放出公女領旨同四君太監將權昌帶往暗宮關禁不表再說皇后次早起來梳洗畢來到萬壽宮朝見太后便把權昌所奏之事始末奏明太后曰皇兒真正賤昧欲將此假孟氏將桃代李即令太監宣召聖上前來太監領旨來到偏殿跪奏曰今奉太后懿旨宣召主上進宮論話原來這幾天成宗自將假孟氏強配忠孝主之後適值鄺相看病自己正在偏殿批案今聞太后宣召暗吃一驚莫非有人通風麼即令備禁進萬壽宮聖上即刻上輦直往萬壽宮來皇后聞得主上到即便出宮跪接成宗下了輦同皇后入宮朝見太后畢成宗問曰母后宣兒臣前來未知有何諭旨太后答曰皇兒可有宣召鄺相到上林苑否成宗奏曰臣兒雖有其事乃是敬重賢臣不識母后為何言及此事太后曰因爾將假孟氏強配忠孝主所以問及帝曰母后怎知是假的呢項南金在金鑾殿上能認父母亦能認兒長又能說出府中之事奴婢的姓名俱已週知孟士元乃是老孝故說是假的皇后曰孟士元雖已老孝孟嘉齡難道亦是老孝麼成宗答曰御妻休得強辨孟嘉齡乃是從父所言况兒妹相見之時有限真不能認亦未可知太后曰此事且休得提起如今忠孝主敬出病來務須寬限候病全愈再作商議帝曰臣兒從命來日即着該部官草詔寬限皇后又曰陛下明是私心帝曰御妻說朕有私此是何意皇后曰陛下若無私心便不該在上林苑強欲同輩吟詩作戲帝曰此乃朕敬重賢臣怎說是私心御妻真不明理皇后曰陛下非但強欲同輩而且在天香閣強逼留宿此是欺凌鄺相並非敬重大臣之至意帝曰此乃朕憐其回閣路遠故特留宿怎有不該皇后曰臣

妾看來陛下真正暗昧乃將桃代李之意帝不悅曰賢妻其是不該恰在母后面前去說寡人的是非真是可恨況這幾天鄺相有病不能批案內閣諸大臣批不清楚朕只得改批日夜辛苦朝中若無鄺相真不細常盡絕皇后曰當今太平世界那有許多案卷此事陛下預防太后聞及此事故託言批案未知鄺相可有敗路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飲番酒宮女脫靴

匿綉鞋天子袒護

却說成宗對皇后曰鄺相辦事無私滿朝大臣誰能及彼這幾天告了假梁相與內閣大臣批案不甚妥當朕日夜改批不甚辛苦所以無暇回宮怎說朕有意躲避若說你們女人各有才貌莫不互相愛敬朕與鄺相俱係年少遊園正是敬重大臣留宿乃憐他路遠里餘夜已深了回閣早苦他欲回閣朕即令內侍送回並不強留怎說戲說御妻背後去言行不曉事說罷不悅皇后曰鄺相未驗明白焉知男女怎說少華欺侮老師太后辨曰因有認母之事皇兒所以疑心帝曰若果是女梁相之女怎無異言照此看來男子無疑了皇后曰先后之弟劉奎壁一道表章投到宮內陛下便降旨賜婚今臣妾之弟竟置之不問何厚於彼而薄於此帝曰劉奎壁因萬里阻隔不知委曲又憐孟女終身無靠故即賜婚爾姊弟前在登州上表朕不識爾面立把國丈因禁全家何為不公卿反在此毀謗有非事過大為不該太后總念帝后和好笑對皇后曰依此看來皇兒乃敬重賢臣並無私曲賢媳不必懷疑今忠孝重病重皇兒須即降詔俟病愈完親一面把鄺相脫靴替他表白杜絕女流之言帝詐言曰寬限容易但鄺相乃是高官怎好無故脫靴太后問曰鄺相何日銷假帝曰這六月十五日銷假太后喜由如此恰是極好就將皇后設計畫觀音賜番酒宮女乘醉脫靴並無嫌碍的話說明蓋六月十五日銷假正合朔望吉期宣入宮中畫丹青豈不恰好帝暗想太后設計是朕晦氣要笑却一位賢臣了但太后既設此計朕怎好通風口得聽天由命即答曰太后所言極是俟到了十五日即令秉筆太監草詔言

皇甫王親患病。寬限一個月。元親內監領命。草詔畢。令孫內監帶往王府。帝回偏殿批案。心中猶惜少了一位能臣。皇后亦告辭回宮。細將六月十五日晝觀音。賜香酒。宮女乘醉脫靴。驗明之計。寫一道密旨。併交孫內監帶呈。父親不許。洩漏風聲。孫內監上馬而去。皇后方令開鎖。放了權昌出來。吩咐道：「下次帝若有私事。必須來奏。倘敢隱瞞。嚴行治罪。」權昌領命退出。且說孫內監來到王府前。叫曰：「朝廷詔到。速請老王接詔。」門官報進。老王排着衣案。跪接開讀。方知寬限一月。謝恩畢。太監把詔放下。又交皇后密旨。方辭別回宮。老王將詔帶進。但明並與妻子看過。又開看皇后密詔。方知天子准奏。趁卿相十五日銷假。設置觀音。賜香酒之計。滿門歡喜。但因韓夫人舊病復發。老王即修書一封。通知孟士元。說明十五日晝觀音等事。孟士元亦皆歡喜。不表。再說卿相自己配藥醫治。至初十日纔好。心想十五日銷假。忠孝事業已成。親自再行緩幾年。方始改裝。遂不出外見客。令人打聽忠孝完姻的事情。當下老王着人特請在上卿前來。把寬限的詔書。交他去見安知縣。與項隆看過。項隆不悅曰：「老漢願賠二十四箱衣服。不比前日湖廣假孟氏種種欺君。今甥何故見疑？」上卿遂辭別回去。項隆進內說明。備細項南金對父曰：「這是女兒命薄。若果延宕。必多變卦。項隆曰：「看來少玉乃是真病。諒亦無妨。光陰似箭。早是六月十五了。皇后絕早起身。來到萬壽宮。奏請太后。宣卿相入宮。畫圖。太后點頭稱是。令皇后坐以待之。並令小監往金鑾伺候。若卿相進朝。可宣入內宮。且說卿相在府中。聞得太郡。奏請緩期。心中不悅。到了十五日早。上坐轎進朝。來到午門。只見三隻老鴉。只在轎前飛。而且鳴。從人驅逐不去。卿相心想：「有其不祥。細想一回。莫非母親舊病復發。若然。今我亦不敢前去醫治。只好聽天由命。」來到午門下。轎候旨。午門官奏上殿來曰：「右丞相鄭君玉假滿。在午門外候旨。帝暗傷感。果然勤謹。假滿即便上朝。不敢偷閑。惜今番諒必中計。朕不暗中點醒。寔屬不該。即傳卿相入朝相見。畢。帝賜坐。卿相坐在右邊。塲。帝曰：「天氣炎熱。難得先生不辭早苦。勤勞國政。朕心殊覺不安。」卿相奏曰：「臣受恩深重。備位卿相。怎敢偷閑。有負國恩。正言語間。」

只見小監上殿奏曰。啟上陛下。太后因皇后有孕。要宣鄺相進宮。畫白衣送于觀音。由皇后供奉。越六月十九日。太后壽誕。今值朔望吉期。可以畫圖庇佑皇后。早生麟種。請旨定奪。帝心不忍。對鄺相曰。太后欲畫觀音與皇后供奉。庇佑早降麟兒。以主社稷。但先生真善。縱好。未知可能畫否。鄺相暗笑。帝真顛倒。一枝筆怎不能畫呢。即奏曰。太后既有善願。臣當遵旨。但就在這裡畫罷。內監曰。太后要你進宮。方好提調。鄺相曰。既蒙太后囑託。臣當進宮。帝尋思。一枝筆。有甚重呢。朕說此話。是明明指點他。他乃一時昏瞶。偏偏不肯。真是自投羅網。只得由他進宮罷。小監引鄺相至萬壽宮前候旨。小監入宮奏曰。鄺相在外候旨。太后令放下珠簾。宣進鄺相上殿。朝拜畢。太后賜坐。鄺相在傍坐下。鄺相怎知太后亦在簾內。小監奉茶畢。太后在簾內細看。對皇后曰。果然生得美貌。皇后曰。皇天造就此等人才。令人可愛。太后即傳旨曰。俺家知先生善畫。願皇上早降麟兒。今不用畫白鵝石山。只消用墨水畫一觀音。手中抱一孩兒。在蓮花臺上便好。但此間濇暑逼人。今小監引到俺家清風閣。明月池內去。好用心畫圖。鄺相領旨。隨着小監來在池中閣內。小監取出文房四寶。放在案上。並備香茗。鄺相一心畫圖。按下不表。且說太后叫由瑞英。都美兒。兩宮女。吩咐道。少停賜酒。鄺相若醉。可把他靴子脫下。倘是女流。速將綉鞋脫去。把靴穿上。不許多言。鄺相至辰。畫到午時。太后曾賜酒飯。與鄺相充飢。至午時候。帝回內宮。太后賜坐。太后談及鄺相。往清風閣繪畫之事。帝心不悅。到了未時。鄺相畫畢。至宮外候旨。太后宣進鄺相入宮。朝拜太后之後。又朝見天子。帝令免禮。賜坐。傍邊呈上畫圖。內使送入簾房。太后觀看。見那觀音抱一孩子。容貌好似成宗一般。心中大喜。即叫皇后同看。皇后亦嘖嘖稱奇。太后傳旨曰。難為先生早苦著。內監賜宴。潤筆。鄺相辭曰。多蒙太后聖意。但臣在病後。不能飲酒。不敢領旨。太后曰。難得畫圖勞神。只賜三杯甜酒。潤筆何妨。帝心中不忍。對鄺相曰。太后念卿早苦。欲賜三杯甜酒。不知先生可能飲否。鄺相心思。三杯甜酒。有何妨礙。即答曰。既蒙太后慈恩。臣怎敢推辭。帝暗歎曰。鄺相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朕真不知餽子杯不醉。今問

此話是明關節爾。恰不自省悟。乃自招其禍。當下內監呈上筵席。太后恐酒凶猛。酈相病後身體懦弱。多飲必傷精神。每斟一杯。俟他飲乾。方許再斟。斟了三杯。不許再斟。酈相心喜。太后厚意。即便坐下飲酒。誰知此酒乃是玉紅春酒。用藥製成。甜滑可口。味如鬱金香。有一盤酈相。怎知利害。其所謂有心人。弄無心人了。酈相緩緩吃了三杯。上前辭謝。太后密問。皇太后曰。三杯吃下。如何不醉。皇太后曰。可着他題詩一首。題完酒。興自然發作。利害不小。太后點首。即令酈相再題一讚。方謂書畫皆精。酈相領首坐下。內侍移一淨桌。排下及房。四寶停了一會。方纔完備。酈相起身欲題。豈知酒力發作。不覺天旋地轉。兩足痠軟。頭暈眼花。暗罵道。不過感冒之後。身體因何如此虛弱。吃了三杯酒。遂這等利害。只得勉強到案。摸起兇毫。蘸筆。半行半楷。題了一首律句。上前跪下辭別。已支持不住。幾乎跌倒。面上變出桃花。太后見此形狀。大驚失色。曰。酈相沉醉。卻出宮門。宮門外。好上轎。一里餘路。倘然嘔吐。多所不便。忙令宮女內監。快扶到椅上坐下。伺候酒力漸醒。方好送回內監。與宮女扶到椅上坐下。隱几而臥。大醉如泥。太后心恐。荷酒藥性。恐就令二內監。扶往清風閣。龍床安睡。用俺家的龍被蓋好。並令苗瑞英。郁美兒。在內伺候。提防嘔吐。二內監。三宮女。相扶酈相。往清風閣而去。成宗其不過意。內侍捲起珠簾。太后同帝后看。讀曰。

悟徹禪機一念真 便從快樂轉金輪 香花散玉登泥岸 慧雨來春度世人

南海伽藍四尋跡 中朝水墨近傳神 口緣解識含餘意 遂降慈雲畫玉麟

太后看畢。嘆曰。世間那有這等才學。書筆如神。詩句清新。字跡又復精工。不啻銀鈎鐵畫。若果女流。俺家當繼為義女。帝暗笑。朕指望納為貴妃。詎知母后要使朕作大舅。豈不好笑。皇后笑曰。他若沒有才能。怎得書畫。賜酒。希冀敗露。看來果是因才所誤。成宗曰。番酒三杯。便醉得如此利害。必是執藥製就。散人魂魄。恐傷人命。大為不該。太后亦曰。俺家方纔見他醉得如此利害。悔將人命嘗試。倘有差池。如何過意。得去。皇后曰。臣妾曾令

四名宮女試過。來自氣退便醒。不須過慮。且說鄺相內監扶了到床上睡下。已是不省人事。內監把被蓋上。乃對宮女曰。你等在此伺候。我要回宮繳旨。二宮女應諾。就在廳上坐下。停了一會。進房一看。聽得鄺相鼻息如雷。遂假意上前推叫曰。請鄺先生脫衣。方好安睡。鄺相全不知覺。郁美兒即向苗瑞英丟個眼色。隨即動手。輕輕將靴子脫下。再脫下緞襪。方見兩脚俱是白綾纏好的。把白綾解下。各長一丈有餘。方露出一隻紅緞官鞋。綉着金線。長有二寸七分。即將綉鞋脫下。任把白綾照樣纏好。穿上靴襪。把被蓋好。並將帳幔垂下。取了綉鞋。走到外邊。讚曰。果然細小。猶如鳥一般。令人可愛。今可帶回去。見太后請功。二宮女狂喜。跳舞而回。按下不表。且說帝在萬壽宮。悶悶不樂。靜候消息。恐失了一位賢臣。又絕了風流夙願。今一敗露。算道鄺相失臉。即朕錯用女流。恰亦失臉。可恨。皇甫少華不向鄺相私議。改柱專用硬法。可惜孟氏待人有功。忠孝至真。是不該正在不悅。忽聞宮中隱隱有吹簫之聲。又聞空中有簫和聲。音聲更嘹亮。太后疑心。問帝曰。爾們可聽見那空中有簫聲相和。帝后齊聲答曰。臣兒等俱得聽聞。正不知何故。言未畢。只見二名內監走得喘呼呼。跪奏曰。啟上太后。奇事不小。興慶宮溫妃無聊。吹起鳳簫。忽聽空中亦有簫聲相和。奴婢等疑感。出宮觀看。但見一隻鳳凰。毛羽五色。五支長尾。在宮外離地三丈飛而且鳴。兩翅按拍施行。明是鳳凰來儀。特來奏聞。太后大喜。對帝曰。周朝聖君。只聞鳳凰之聲。未見現形。今鳳凰來儀。乃上天呈瑞。皇兒速往觀看。方不自上天厚德。帝亦思欲退避。免替鄺相担憂。即忙上鞦韆。武士推擁起程。繞轉一灣。只見郁苗二宮女笑嘻嘻。跳舞往前。帝知是脫下綉鞋。想教鄺相何顏。出宮。皇后必定留住。其不辱他太過。遂心生一計。大喝曰。這兩個賤婢無禮。敢笑舞開道。欺侮寡人。應武士速即拿下。武士領旨。一時忙把二女拿住。二宮女嚇得魂不附體。跪在地上。叩頭連稱死罪。帝問曰。賤婢何敢如此無禮。二女奏曰。只因鄺相沉醉。脫下一隻綉鞋。欲往見太后。是以狂喜。失儀。乞陛下赦罪。帝曰。速把綉鞋取來。二女就在懷中取出獻上。權昌接過。送與帝看。猶如鳥一般。帝暗讚真是細小。可

愛宮女無人可穿。遂把綉鞋藏在懷內。忙問二女曰。爾要生還。是夢。二女奏曰。萬物好生。人誰肯死。帝噙曰。倘若要生。可去對太后。及皇后說。奴婢等候。鄺相執睡。刺起帳幔。纔要動手。脫靴。不料鄺相忽翻身向外。口中吐血不止。登時面青身死。故不及脫靴。竊恐氣絕難救。急回宮。奏聞。路過太子。奏明一切。帝惟恐氣絕。污穢宮闈。立着武士。將屍載出。交還梁相收殮。這樣說法。自有重賞。爾若寔奏。或日後有此風聲。定是爾等洩。爾立把你二人處死。決不輕赦。二宮女叩頭曰。奴婢等怎敢多言。活活討死。帝又大喝曰。速去。將假死緣由。奏明太后。二宮起身而去。帝並囑四名太監。并武士曰。方纔鄺相之事。內外俱不許多言。倘有洩漏。並將爾等一同處死。眾皆微笑領旨。又領權昌等四名太監。速把朕坐的御輦。推往將鄺相扶入輦中。並把御被蓋好。御傘照住。又心想二宮女脫下綉鞋。泊連靴子。都未必穿好。朕料忠孝王必使人在外伺候。倘揭被一看。豈不敗露。揭被恐他冒着風寒。無論官民人等。倘有揭被者。立用大刀砍斷其手。後奏霧人再行嚴治。其罪決不稍貸。言訖。帝即下輦。行至慶興宮。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嘔心血。鄺相抱病

通私情。成宗冒雨

却說成宗帝。又囑權昌曰。爾等須送鄺相回府。方來繳旨。權昌等押了御輦。趕向明月池。清風閣而去。帝自步行。來到興慶宮前。舉頭四望。其時鸞鳳已去。溫妃迎接入宮。設宴款待。帝因偏護鄺相。心裏喜做得完全。即便坐下。暢飲一番。不表。且說那美兒。告苗瑞英曰。太后命我等脫靴。險着虛寔。今天子又令我們欺騙。事在兩難。姊妹作何主意。苗瑞英曰。朝廷如此吩咐。我們如果違說。將來性命難保。寧可欺騙太后。不可得罪朝廷。苗瑞英曰。定回至萬壽宮。奏稱鄺相嘔血不停。懣懣欲絕。帝恐污穢宮闈。已着武士。將屍負回相府。交還梁相收殮。太后聞奏。大驚失色。對皇后曰。我說着酒。必是執酒。不可妄賜。今竟斷送了一位賢臣。豈不可惜。皇后愕然曰。從前四個宮女。俱已吃過。並無妨礙。今怎這等利害。太后曰。鄺相豈宮人可比。真正可惜。皇后過意不去。心想但願

自天庇佑轉危為安再設計查驗如果生死明是兄弟福薄不能消受美妻遂悶悶辭別回宮忘却寫書通知
 父母惟是靜候好消息再作商議其說權昌等四人到了清風閣見鄺相如前濃睡任喚不醒權昌等用手扶
 住鄺相放在轎上并用御被蓋好武士執拿推轎權昌等上馬來到殿上大呼曰鎮殿官何在只見一位年近
 四旬的將官忙向前曰下官就是值殿將官李龍光在此不知有何事幹權昌傳出聖旨李龍光執了大刀連
 忙上馬跟隨轎邊來到東華門外恰遇梁相從內閣出來正要回府梁相大驚曰賢婿酒量素來極宏今日為
 何沉醉便要向前揭被觀看權昌阻住曰今奉聖旨因鄺相沉醉揭被恐他冒風特着執殿官執刀保護不論
 官民人等有敢揭被者砍斷其手指然後奏明聖君之罪處治不貸太師請回相府觀看不遲梁相曰原
 來如此遂趕出東華門外上轎回府不提且說武士執了九曲黃羅傘來到梁相府前只見十餘个家將向前
 攔阻武士喝曰倘是何人敢來攔住路徑家將曰我們是武憲王的家將並孟龍圖的家人因聞得鄺相沉醉
 特來請女原來老孟孟士元父子聞得鄺相大醉宮內並無別樣消息故特差人以請安為名揭被觀看有
 無破綻權昌阻止曰奉旨若有人揭被便令砍斷手指誰敢揭被孟府家人就不敢動手王府家將仗着王府
 勢力向前曰若不揭被何以回覆家主即要向前動手李龍光提起刀來大聲喝曰若敢逆旨即便砍下王府
 家將俱大驚只得回報家主武士推轎進後堂梁相出來迎接權昌曰可將轎扶入免得冒風相府家人遂
 扶轎入內梁相請權昌并李龍光坐下待茶問曰小婿因何醉得如此不堪呢權昌就把晝觀音并賜香酒的
 話說了一遍因此酒出自西洋名叫玉紅春前宮女飲了二杯便醉倒一晝夜今堵飲了三杯安得不醉梁相
 曰原來如此有勞列位辛苦何以克當權昌等辭別上馬押轎回宮繳旨去了再說梁相入內告訴女兒素華
 即令婢女扶入床上睡下將被蓋好屢呼不醒素華大驚在鄺相腳邊坐下惟恐有人替他脫靴露出破綻景
 夫人與若山之妻妾俱進房來看梁相不來更俱在房外探望素娘曰聞得人若大醉不醒可吸冷水噴面立

即蘇醒今可把此法試之。表意林在外阻止曰：冷水最易傷人，不可妄用。只好備下晒乾百草煎湯喝下。自然蘇醒。孫夫人曰：熱豆腐粘在心頭，即醒。正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忽女婢報稱：武憲王同孟嘉齡前來探問一切。梁相着表意林前去陪侍。原來老玉因家將回報說有聖旨，不許揭被皇后，又無消息，心中好不疑惑。特邀孟學士一同前來探聽消息。當下表意林出來迎接武憲王。孟嘉齡來到堂上，讓武憲王坐在上面，自己同孟學士坐在兩邊。茶畢，武憲王說些閒話，辭別回府不提。門官又報稱：聖上恐番酒乃熱藥製成，能傷人性命，特令權昌帶了四個太醫前來診脈。梁相接入坐下。權昌曰：奉旨因卿相誤飲番酒，恐傷精力，准其靜養三天。而後進朝。四位太醫曰：番酒恐是熱藥製就，足傷人命，必須診脈觀看吉凶。方好進宮繳旨。梁相忙令家人進內，着婦女們退避。家人進去，停了一會，回報曰：婦女們俱已退避，請太醫入內診脈。梁相即請太醫同權昌進內房。太醫診脈畢，又看了面容，對梁相曰：今日坦六脈調和，面帶醉容，這明是酒醉。過後自痊，不必過慮。梁相曰：只因小婿從來未曾酒醉，故令人恐懼。太醫曰：這又何難？遂吩咐隨從人等取生甘草半夏末到來，用鴉毛管吹入鼻中。自見分曉。隨後即取鴉毛管，並甘草半夏末到來。太醫即令隨從將此二物研細為末，用鴉毛管吹入。卿相兩鼻孔中，停了一會，只見卿相翻身，口中糊塗曰：臣已酒醉，叩謝太后深恩。就此回府。言訖翻身向內睡下。太醫曰：不妨酒醒，即便無恙。我等好回宮繳旨。梁相稱謝不已。太醫上轎，權昌上馬，各自辭別而去。眾婦女仍入內伺候。孫氏偶見卿相穿靴，乃曰：孩兒穿着靴襪，如何好睡？須要脫下。素華連忙止住曰：不可。他的衣襪不許別人代脫。前日我替他脫下靴襪，被他埋怨了幾天。婆婆切不可脫。孫氏尋思：年少高官，怪不得執性。夫人曰：今既診脈，明是酒醒，不妨令女婢在別房煎人參湯、福圓龍眼湯，俟賢婿酒醒服下。吩咐女兒：小心照顧。我等各安寢。眾人各退出去。素華閉門坐候。至三更時分，卿相翻身起來，覺為甦醒，曰：好醉得利害。素華大喜曰：小姐甦醒了。卿相坐起身來曰：我如何回來的呢？姊妹可說與我知道。素華曰：小姐今日醉得令我心

膽俱裂。感蒙皇恩。飲賜御酒。御傘御被。四大監護送。又者值殿官執刀。恐揭被冒風。要砍斷人手指。滿門驚恐。及太醫診脈。以甘草及半夏末。方纔得醒。逐一說明。鄺相驚曰。我平日千杯不醉。記得太后只賜三杯甜酒。題讀已覺沉醉。太后令宮女扶進清風閣暫歇。其餘俱不知道。想做出許多的驚人事來。那三杯酒。莫非是蜜汁。藥歷不效。何至這等大醉。素華曰。太監說那酒是西洋番進貢。名喚玉紅春。宮中曾經試過。最善飲者。只吃二杯便醉倒。一晝夜方得蘇醒。難得你果然量大。吃了三杯。三更便醒。言訖。開門喚女婢取香茗來。解渴。鄺相暗驚。太后莫非設計。緣何偏賜酒。時女婢已送茶來。素華仍把房門關上。鄺相吃茶畢。即使下床。到馬桶上小便。覺得兩腳寬鬆。好像失脫。綉鞋吃驚。不。小連忙上床。脫下雙靴。雙手把兩脚一捏。覺着裡面寬鬆。知已失脫。綉鞋一時嚇得心胆俱碎。面如土色。並不言語。素華慌忙問曰。小姐有甚大事。如此失驚。鄺相尋思。如果實說。反累素華驚恐。有何益處。即答曰。並無甚事。不須多疑。素華曰。小姐智慧過人。如此失驚。定是傷身大事。何不說明。互相商議。否則說話不明。豈不猶視昏鏡。鄺相冷笑曰。實無甚事。姊妹不必多疑。沉思間。得皇甫少華。緩期完親。由其母親入宮啟奏。的定是通知皇后。設計懇求太后。勅書賜酒。乘醉脫靴。記得帝問我能盡。又能飲三杯甜酒否。這是暗點機關。奈何當時不悟。中其計中。及我飲酒之際。帝又呆看一會。若有相憐之意。仔細思量。必在沉醉之後。被宮女脫靴。立把綉鞋取去。帝心存曖昧。為我瞞過。故特賜酒送回。又恐揭被露出破綻。特差值殿官執刀相送。若非聖上偏心。我焉能安然回來。可恨少華。每事不與我商酌而行。專用硬法。恩將仇報。悔我當年提拔了他。今反養虎貽害。既已敗露。叫我如何設法呢。原來鄺相平日辦事謹慎。費心勞神。養成血病。今又一時忿恨。血湧上心。忍耐不住。吐血數口。於是心內昏沉。頭垂面青。素華大驚。連忙抱在懷中。一手挽住。一手替他捶背。停了一會。方纔放下。靠在椅上。素華取火一照。見數口俱是鮮紅的血。忙上床來。把鄺相抱位問曰。小姐因何激出病來。鄺相勉強應曰。我心神不定。速喚女婢取參湯來定神止血。素華下床。開門喚

女婢速取湯前來。女婢立即送至。素華闔好房門。與鄺相服下方纔定。素華遂把掃帚掃去血痕。問曰：小姐如此慌張，莫非真跡敗露麼？我母女二人受爾大恩，不少。今見小姐吐血，令我心胆俱碎，怎不對我實說呢？一面取了汗巾，把鄺相的口揩淨。鄺相笑曰：姊妹放心，即使敗露，亦無傷命之憂。素華心內十分不安。鄺相曰：夜已深了，請安寢罷。素華曰：朝廷有旨，叫爾靜養三日。然後上朝。鄺相暗想：日朝廷如許殷勤，其言枉費小心，我怎能失脫大節？假夫妻二人，遂寬衣安寢。鄺相那裡睡得合眼，心想：帝這樣通掩三日，後叫我怎好上朝？仔細想來，少華真是可恨，話分兩頭，且說忠孝王滿門，見鄺相沉醉回府，皇后又無音信，諒來必是男子，又想朝廷因何如此敬重，莫非有甚私心麼？且待來日，再作商議。再說成宗在興慶宮靜坐，惟恐番酒惡氣，故格外小心，著大監四名前去診脈。太醫回奏：鄺相已醒，帝心方安。回中，鄺相醒後，知到失脫綉鞋何等心驚胆裂，怎知朕為他遮掩周密，若知朕為他如此用心，豈不感激？況綉鞋又在我手，不怕他不從。朕得一賢妃，以資內助，就把雲南假孟氏配與少華，豈不兩便？又和鄺相說：即無此馬肯相從，一夜不能合眼，次早亦不登朝，下得床來，即到偏殿批案，一心只向着鄺相。其道天子不能批案，連飲食亦無心去吃，真是滴水不能下喉。欲令權昌前去通風，又恐難明自己的心事，萬轉千迴，忽見狂風掃地，天將下雨，又轉一念曰：不如自己假作太監前去，好好說明自己的情意，又不至洩漏，豈不是好主意？已定，即對權昌曰：朕欲探鄺相想，百官知道，多所不便，爾可取爾的衣冠，并雨衣雨帽，前來待朕扮作小監前去，方能無人知覺。并備一匹馬來。權昌領旨入內，暗笑風流天子為着色慾，連風雨都不怕了。即去取了衣冠，并雨衣雨帽，前來。帝穿上暗龍袍，戴了無翅冠，再穿上雨衣帽。權昌牽過馬來到後宰門伺候。日陛下速去，速回，倘被娘娘，并百官知道，奴才這便有罪。帝曰：朕知道了。千萬你不可洩漏，遂出門上馬而去。不及一條街，忽聞一聲霹靂，下了驟雨，又遇狂風，帝只得把袖掩面。那狂風猛雨，從衣領中吹下，連貼身的衣亦有雨珠，且此當在暑天，不妨冒雨，加鞭趕路，竟奔到相府門前，住馬。

叫曰。把門人快報。鄺相知道。說萬歲爺。心中牽掛。令我特來請安。把門的人。那知道是天子。向前迎接曰。有煩
 公公早苦。但我家鄺相宿酒未醒。梁相已入閣辦事。尚未回來。無人相會。請公公且回。待梁相回來。稟明可也。
 帝曰。不必多言。快報。鄺相知道。把門官忙報入內。此時風雨已止。帝暗想方纒路上。偏遇風雨。今恰晴。明是
 帶着雨厄。且說鄺相下得床來。心中悶悶不樂。獨坐在竹槐軒內。忽見一隻喜雀。在樹上向着鄺相亂噪。心想
 我已敗露。有何喜事。喜雀何敢亂噪。只見榮華報曰。把門官報稱。朝廷特差小監前來請安。梁太師業已入閣
 乏人迎接。請令定奪。鄺相曰。可着裴姑爺出去迎接。榮華入內。頃刻間回報。裴姑爺。沈睡未醒。鄺相曰。可請康
 員外。換了公服。出去迎接。禮待。只說我宿酒未醒。榮華奔到燕習堂來。見康員外。說明鄺相言語。康員外穿
 上中憲大夫冠帶。出來迎接。帝勒馬進內。康若山前來迎接。入內。康若山。怎知是天子。一味恭敬。降迎。接上堂
 分賓主坐下。帝暗想。真正好天。堂堂天子。偏與小戶貧民對坐。大為折本。康若山曰。小兒宿酒未醒。不能迎接
 大為得罪。家人向前獻茶。帝對康若山曰。今奉聖旨。有機務事務。要面見鄺相。取煩引道。若山曰。請公公稍坐
 我去便來。遂入書軒。對鄺相言。鄺相曰。公公不妨。請他進來。康若山連忙出見。帝曰。待我引公公進內相見。
 帝即起身。轉灣入內。遂見鄺相。素衣朱履。立在書軒。便對康員外曰。且請退出。再說。鄺相見是天子。吃驚不小。
 忙向前對榮發曰。聖駕降臨。速叫男女各自迴避。自立在軒前伺候。帝細看鄺相。只見穿着黃皂紗道袍。萬字
 紗巾。綾襪。朱履。但因昨夜嘔吐。了血面上。倍加潔白。氣爽神清。鄺相跪下曰。不知聖駕降旨。有失遠迎。罪該萬
 死。帝忙扶起曰。先生何必拘禮。遂步進書房。除下雨帽。坐下。賜鄺相坐在傍邊。帝暗想。書軒如此幽雅。少待與
 他飲幾杯黃酒。亦是三生有幸。當下榮發獻上香茶。帝見榮發正在妙齡。嬌艷無匹。即向鄺相笑曰。強將手下
 無弱兵。卿的主僕。可以當此稱了。鄺相曰。承蒙過譽。但不識陛下。怎冒雨而來。帝承此問。自知理曲。欲言又止。
 含着羞愧。對鄺相曰。御妻不該與太后同謀。假畫觀音。故賜香酒。朕問爾敢吃三杯酒麼。此明是指點愛卿。卿

不自悟乃中了計若非朕為之掩飾令內監送回皇石必留在後宮與兄弟完姻卿尚不知詳細朕欲使小監前來通風又恐不能通達朕意朕用特改扮太監前來卿既欺露即有誰聖欺若大罪難以寬赦卿乃明人諒必知道卿相心甚惶愧奏曰臣自知罪逆深重殺身難報願碎屍萬段無恨帝扶起賜坐笑曰朕為卿費盡心機怎忍卿甘心受罪但日前在天香館叙首卿太薄情今幸有雲南假孟氏貌似愛卿卿可上朝仍稱卿相朕强把雲南假孟女匹配忠孝王爾就可脫身了不知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思佳人題詩待和

念美妻搥病受驚

却說成宗對卿相曰朕强迫忠孝王與雲南孟女成就卿就可脫身卿若不聽朕言認作孟氏朕當照律究辦决不寬貸卿相曰三日之後便見分明帝想如此美貌看來斷難私通若肯替朕脫衣心願已足即對卿相曰朕恐卿醒後知道失脫綉鞋疑必敗露故特冒雨通知不料適逢暴雨打得朕衣襟俱濕卿當念朕辛苦替朕脫下雨衣卿相面變怒容跪下奏曰臣最重禮法極感聖恩只好來生補報臣非侍御怎敢不遵禮法為陛下脫衣還望陛下自重不可有乖禮法帝不悅曰朕只煩爾替朕脫衣便如此抗拒好太薄情卿相跪伏叩頭曰臣願請死不敢紊亂禮法帝終是聖明不敢用强橫手段自思此女難得不貪富貴不怕生死毫無涉私真是塵不染今朕心服之至况此事是朕不該卿勿見怪即自己脫下雨衣再脫衣袍彈脫雨珠再行穿好坐下曰赦卿無罪若前日不脫靴驗看只責忠孝王欺凌師長不許臣民亂言及昨日遮掩顧問使卿得以回府卿亦當感念朕恩卿提拔忠孝王滿門富貴忠孝王凡事逞强非朕偏護卿早敢露了忠孝王深具愛卿卿亦不妨罷絕朕的容貌不減少華與卿成就良緣亦不足為過卿相奏曰三日後臣自有表奏帝心知卿相慄烈惟恐逼死性命乃對卿相曰朕自早間為卿擔憂內監雖進飲食朕並未飽餐今腹中饑餓卿可粗備四盤小菜在此飽餐足感厚情卿相尋思我若在此同飲日後難怪外人閒話我亦於此有愧即退出到房後詎知素

華門在房外竊聽。已知備細。一見鄺相。即垂淚曰。如今怎樣是好。鄺相微笑曰。此事不至累爾。何必驚恐。連令備席。在後堂喚來惠林。並滿門曾受誥封的男女。俱執玉笏。伺候朝見。席若完備。便可密敲房後屏上。我便知道。素華急忙進內料理。鄺相回歸書房坐下。帝亦自知理虧。情知難奈。奈才貌可愛。又不好糾纏。只說皇后姊弟不該。且說素華。林階聖駕來臨。忙請滿門男女伺候。不須臾。席已完備。素華即到房後。敲動屏門。鄺相奏曰。筵席已備。在後堂請陛下前往飽餐。帝愈加敬重。真是正直無私。連借房中稍飲。亦不肯從。忠孝王何幸得此奇女。命勝寡人多矣。朕何苦說此無益之話。當即起身。來到後堂。當中坐下。賜鄺相坐在傍邊。且說康若山。聞得那內監。乃是天子假扮的心中。大驚曰。我一白衣人。怎與天子對坐。忙穿冠帶而出。同來惠林各執玉笏。景夫人率孫氏素華。俱是鳳冠霞珮。各執玉笏。男左女右。跪在庭中朝見。各奏姓氏。帝傳旨。賜卿等平身。男女分班站立。帝見梁女容貌不遜皇后。大驚道。有此容顏。何故不省人事。願嫁與女。並無怨言。真是可笑。即傳旨曰。朕恐番酒利害。特來探望鄺相。反累卿等過帶。大為不安。卿等且退。朕好飽餐。眾各退進。帝與鄺相同飲。家人進酒。帝因饑餓過甚。只吃飯不吃酒。誰知內侍權昌等。恐帝有失。忙令武士等備盤。往相府迎接。梁相在內閣聞風。急忙回府。帝正在飽餐。梁相朝見畢。啟奏曰。老臣入閣。知道小塔傷酒。陛下駕臨。甚是待慢。老臣罪該萬死。帝賜坐曰。朕來探望鄺相。累及老先生。破費大為不該。梁相奏曰。粗淡茶飯。定為瀆慢。只見內侍和百官都來朝見。方知帝冒雨而來。探望鄺相。帝即換上御服。起駕回宮。二相送行。帝告鄺相曰。卿乃明人。三月後須從朕言。為是。鄺相一時氣惱。想帝是明君。必知我非失節之輩。何苦說此妄話。當即奏曰。三日後臣當有表進陛下。便知端的。一時血湧上來。忍住不得。一口血。望帝身上噴來。帝將身一閃。龍袖上早噴着數點鮮血。鄺相暈倒在地。帝大驚。謂梁相曰。速扶令塔入內靜養。梁相即令人役扶起。登時昏暈不省人事。扶入內房而去。帝自恨命苦。好意與他商量。他到吐血昏迷。做出如此樣來。老老入厭煩。當下御駕回宮。百官退出。梁相翁婿二

人尚在後堂門官報稱武憲王與孟龍圖必要面見鄺相鄺相暗恨兩下同謀因天子與我遮掩故皇后未有消受此情無處探訪特用假慈悲探病要我露出真情把我當作愚人多方欺侮實屬可恨待我搶白他一番即令請下當下老王聞知消息特邀孟士元同來相府試探如何聞請步入庭中梁相翁婿二人迎接上堂見禮獻茶老王請安畢問曰方纔聖上囑鄺相依他言語太師回說三日後上表未知欲奏何事鄺相曰我本無病因感冒風寒剛剛痊可誤飲香酒以致嘔血但我向在朝百官和睡誰知恰有大臣暗中謀害上官不遂人願聖上亦為我不平我想既不合人意自當俟三日以後上表辭官以快人意老王疑心曰老太師在朝患愛百官眾皆感激誰敢妬忌老太師何故辭官鄺相變容怒曰承蒙二公探問奈何新病厭言二公請回府府另日相會罷把手一拱遂退入內堂去了老王與孟士元羞得滿面通紅梁相大不過意向前謝罪曰小婿吐血心迷胃瀆二公務之怨罪老王等曰此乃我等多言令坦正在病重莫怪心中不悅下逐客之令兩下又說此閒話方別原來素華在門後竊聽及鄺相入房坐下素華埋怨曰爾如早聽我言改粧辭官豈不省許多言語今已敗露如何是好鄺相曰我三日之後進朝定有凶吉然爾不須憂慮我大命到底不妨亦斷不失節可與爾同歸皇甫君素華曰既欲完親方纔埋怨老王與令尊這是何故呢鄺相曰恨他二人用盡奸謀又來試探口氣姊姊只管放心我自自有處治按下不表且說帝自回宮囉衆人不許多言即到偏殿批案尋思鄺相統鞋已在我處必能成就這頭親事又得了一位賢妃豈不美滿曰想當纒吐血若一旦身亡如何是好一時心事煩雜移步上林苑蓮花池坐下就倚欄杆獨酌忽見池內金色鯉魚在水面奔波帝即提管題詩一絕

芳塘秀挹雨前荷

點綴天然畫意多

魚鳥有情花解語

憑欄孰伴朕吟哦

帝題畢詩興勃勃就在身邊取出鄺相的一雙絲鞋仔細看來不上二寸七八分長猶如鳥鳥一般曰蓮花帶雨雖是皎豔怎及鄺君王再題一絕

蓮花應遞鄺明堂

漫許當年張大郎

鳥鳥堪憐短更小

正峰何日會襄王

帝題畢暗嘆曰若得與明堂成就好事互相唱和朕願足矣今把這詩留下俟異日成就與明堂唱和轉念鄺相正直無私若三日後認作孟女叫朕如何是好又想朕這一片殷勤鄺相自不過意或得成就亦未可知倘不能成就亦須使他感念朕的雅意主見已定便令內侍取老山人參半斤賜與鄺相養身并令太醫院前去治病內侍暗笑帝小心如許隨取人參包子標封並傳四名太醫來到相府交付人參說明來意梁相十分感激即令女婢通報女婿知道當下素華對鄺相曰聖上如此殷勤小姐竹何道理鄺相曰嘆帝枉用一片苦心我只好喜自深恩即令太醫進內見禮坐下診脈曰只因中酒所傷血氣不舒並致恰是不妨開了一劑藥方即使辭別內侍回宮緣有鄺相送出帶發入書房問曰小姐今看滿擬如何鄺相曰容俟來日相商次早下得床來素華忙問小姐曰畢竟作何主意鄺相曰時到我便說明但恐梁相發起深為不便素華曰我入我當竭力求情包管無事鄺相曰姊妹既肯求情便可無妨且說老王回府向妻子說明鄺相送客之意忠孝王疑惑曰莫非賒明是女帝特私臨欲圖暗昧麼史當帶病往探並令孟士元同去到了次早便邀孟士元父子來到相府試探鄺相有何言語孟士元亦因朝廷私臨相府滿腹疑心韓氏聞得此信推病復發父子即忙來到王府老王父子相見共論內宮因何無信令我等一同前去探病看鄺相有甚口氣一齊上轎來到相府門前適梁相公出門官報進時近午牌鄺相正同素華在書房閒話紫發報曰門官報稱武憲王父子孟龍圖父子同來請安鄺相曰請老王并孟龍圖父子在外且坐單請忠孝王進來家童領命退出素華疑問曰請他何故鄺相笑曰爾可偷看便知委曲素華退出房外家人開了大門請四位大臣來到堂上坐下獻茶畢家童稟曰家翁有命請老于歲并孟龍圖父子這裡且坐先請小千歲進內相見老王疑惑對少王曰爾當進謁鄺相少王稱是此時身體衰弱王府內兩名家童扶進裡而外人不得進去鄺相早令兩名家童扶入內少王遂見

鄺相立在軒旁迎接。孝王要下拜。鄺相攔阻曰：「年兄久安，何必拘禮？」即便携入書房。少王請鄺相坐在上面，自己坐在旁邊。紫發獻茶，鄺相謂忠孝王曰：「前月年兄冒奏我是女流，朝廷發惱，近來雲南孟女已到當殿，特詐睡，猶幸驗出是男，帝怒爾欺侮首相，即是欺君，故特賜筆回府。帝昨日為我不平，特到我家，着我其妻班聖欺師，好好重辦。我今遵旨，次早即要上奏，但念師生情重，我不忍不教而誅，故特報爾知道，俾得提防。可通知令姊，免得受虧。但我雖不才，前念爾被劉侯陷害，特奏主招軍使，爾父子封王，不料爾靠椒房元貴，辱辱者辱師尊，我不比爾，屢用暗箭傷人。來日我要進奏，特報爾預先防備，莫怪我無情。此乃爾惹我，不是我惹爾。忠孝王信以為真，尋思：「怪不得內宮，這無消息，誰知陰明是男。我今已犯亂言，鄺相次早進奏，叫我如何抵當？」欲上前懇求，帶着紫發，還要跪下。一陣頭眩，跌倒地上，竟昏暈去了。因左右無人，鄺相暗笑曰：「這等膽法，為何專放暗箭，忙向前親自扶起。忠孝王微醒，站定，連話亦說不出來。鄺相笑而撫慰曰：「年兄不須着驚，前日特相戲且管教爾一二日，間孟氏真身自得相會。夫妻團圓，忠孝王方纔心安。謝罪曰：「前月門下實因病重，家母進宮奏請緩期，不料語言顛倒，自犯恩師是非門下，本心萬望恕罪。鄺相笑答：「可相請他坐下。喚紫發取茶來，與少王服下。日年兄三日後，便有孟氏可能相會。少王大喜，謝曰：「若得依恩師金言，得與孟氏相會，具是萬千之喜。鄺相微笑曰：「下官從無虛言。孟氏一二日後，定得相會。但我來見，有殺身大罪，爾當代求令尊，拜龍圖太子相幫，來自帝若發怒，爾須要犯顏保奏，我方能保得性命。少王疑感曰：「恩師從無犯法，有甚大罪。如此利害，鄺相曰：「下官早已明白了，但年兄父子，孟龍圖太子諒難救我的性命，爾可同令尊回府，速遣人入宮，與令姊商量。然令姊亦難救我，須託令姊轉求太后，下旨恩謝，我方得生路。此係生死關頭，你速回去，差人進宮通信，切勿疎忽。可留孟公父子少坐，下官還有商議，不可漏風。少王曰：「門下自當遵命。鄺相喚了兩個家人，扶了

少玉到外邊王府家。轉換扶出後堂。對老王曰。恩師吩咐我們父子先回。要留岳父大舅。有話同議。龍父子上轎而去。素華出問曰。方纔何故驚慌。皇甫即顧相曰。我今已是罪人。一言驚嚇。雖國舅王爺。魂飛魄散。方知首相權重。姊妹可暫避。未知作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足心願孟氏認親

報國義蘇女求父

却說顧相打發素華退避。便令榮發請老爺父子進見。榮發曰。小婢不敢往請。顧相曰。國不須害怕。只管請來。榮發只得來到後堂。孟嘉莊向父親去个眼色。士元認是榮發。比昔年更加美貌。榮發向前稟曰。家命特請老爺父子進內相見。士元父子俱疑。這是何故。使榮發來請。呢榮發引到槐竹軒。顧相忙請父子進房跪下曰。不孝女孟嘉莊。自罪多年。乞父親哥哥赦罪。榮發在後面叩頭曰。榮發叩頭。士元驚而且怒曰。爾昔在駕前分辦。舌如利刃。害我險送殘生。今再如此。莫不是還要害我麼。嘉莊不忍向前扶起二人。埋怨曰。爾前在金鑾殿上。反面險害父親。今母親為着雲南假孟女。近日又病在床。爾人莫非又要害父親麼。顧相曰。我前曾囑託。若使皇甫即知之。必定變面。況金鑾殿公卿屬目。怎好相認。今作了總裁門生。已滿天下。心願足矣。來日上殿請奏。改粧。但恐聖上發怒。女兒性命不保。特求父親哥哥相救。士元曰。聖上仁慈。不妨恰是那梁相勢力。告大綱。又候他女兒的終身。視如兒戲。必定變面。他的門生故吏。幾乎半朝。叫我如何抵擋。顧相曰。恰不妨。梁相之女。乃是映雪姊妹。因刺劉金壁。未遂。投水被景夫人救去。為女。今與我定約。同歸皇甫。即參奏。不必過慮。事未畢。映雪已進房來。向士元跪下曰。老爺父子不必憂心。梁相夫婦愛我。勝過親生。我當親求梁相。必不見怪。老爺提防朝廷發怒。為要士元大喜。向前扶起。謝曰。難得姑娘為着少女。悞了終身。不徒不埋怨。且肯代懇。今尊恩德。不小。映雪又曰。母女二人曾受老爺十六年大恩。殺身難報。何勞過獎。士元喜曰。梁相若不見怪。朝廷聖德寬宏。必不罪爾。不須介音。顧相曰。光知帝必要責罪女兒。來早必有性命之憂。參參哥哥。今當去見老王父子。囑

他入宮通信。求皇后。來日轉求太后。下旨恩赦。方安。參參在外邊切莫宣揚。士元問曰。爾今何故來。早必要奏請改粧。鄒相曰。心願已足。不改粧。何益。參參速會。是通信入宮。是為至要。士元父子答應。起身出門而去。素華對鄒相曰。我今同爾往求梁相。夫妻作情如何。鄒相曰。時候尚早。時候若到。我便同汝往。見今當速作陳情表章。按下不表。單說忠孝王回府。對父親細說一番。先起後喜。又許我二三日內。便見孟氏。叫我父母通信入宮。莫不是回心轉意。要改粧。老王曰。此必賜酒脫靴。真形敗露。故說出這樣話來。太郡曰。若要認出女流入宮。怎無消息。呢。且鄒相並無過犯。何故必待太后保救。今人不解。老王曰。他甚得君心。何事殺他。真正令人不解。忽女婢來報。老王父子說道。孟士元父子有事。面見少王曰。此必有危事。孩兒一同前去。父子來到後殿。開門請進士元父子。來到後殿下轎。老王父子迎入上殿。見禮坐下。老王問曰。賢父子為何面帶愁容。士元曰。請親翁退出左右。我有要話相商。老王今隨從退去。不許私聽。士元細將父子相認說了一番。奏請改粧。恐朝廷動怒。有殺身之禍。求親翁速請皇后轉求太后。恩赦等情。一一說明。老王父子曰。令媛如果上表。深恨梁相之女。又妄取他會元。且招他為婿。梁相必定變面。他在朝日久。門生眾多。執難抵擋。士元曰。這恰不妙。梁相之女。實係蘇大娘之女。名曰蘇映雪。景夫人收為義女。他與小女自願同嫁。皇甫即他自求情。梁相故無後患。老王曰。不意世上有此奇怪之事。梁相如果不怪。朝廷素性仁慈。令媛定然無事。士元曰。女兒料事多中。他說已有殺身之禍。還求親翁通信入宮。為要。老王曰。說得是。刻下就着拙內入宮。面求太后。士元曰。如此方安。辭別來到府內。對韓氏說明。來日便可相會。韓氏大悅。當時病好一半。且說老王入內。太郡喜曰。纔在屏後。親聽媳婦便可相會。老王曰。正是。賢妻當速進宮。奏知女兒。轉求太后恩赦。太郡曰。天色已晚。不如表章入宮。老王稱是。急修表章。細將孟氏所說事情具奏。懇女兒轉求太后恩赦等情。封好。用印。即遣家將送到後宮門。交與內監。送到正宮。呈與皇后。皇后看畢大喜。着內監對太郡說。來日包管鄒相無事。內監對下表之人說明。家將

回覆老王夫妻蘇大娘知女兒亦在如白日升天惟劉燕玉暗恨自己多事恐二女會同報怨按下不表且說
 鄺相同素華坐坐初更時分鄺相方邀素華同到後堂連相夫妻正在談論家務鄺相向前跪倒曰犯女孟鄺
 君特來請死前日畫觀音賜香酒皇后乘我沉醉令宮女脫靴已經敗露求早上表陳情奏請改葬特來請死
 梁相大怒曰好大膽的孟鄺君敢中三元以欺君上罪難赦孟氏叩頭曰犯女實出無奈冒者萬斬罪名並
 非賣弄才學老太師原情賜香得金錢生則結草啣環當報大恩於萬一梁相喝曰別事容易耽擱我女終
 身堂堂相府女兒怎好改嫁可笑女兒嫁了三年為何一言不發素華連忙跪曰不是女兒欺騙父親原來事
 出有因便把自己始末情由一一說明父親若不作情竟願替孟小姐先死以報深恩言罷淚如湧泉梁相
 聽了大喜令景夫人扶起二女梁相曰難得孟氏守節不二又難得女兒報恩深重願託終身老夫怎不作情
 來早我不進朝方好待他們事定我再為女兒定了終身你們且回去安歇二女拜謝一同回房去了景夫人
 對梁相曰孟氏守節實屬難得女兒為要報恩甘守三年寂寞實為可敬梁相不喜女兒如此仗義我必與孟
 女明講不分大小景氏笑曰相公差矣先娶為正後娶為次禮所當然如何奈亂世好並為正室梁相曰爾不
 知首相權重相女豈可做人的偏房後日奏明主上定蒙恩准方不自負女兒的一番孝心景夫人喜曰如此更
 為妙極夫妻說罷進房安歇不表且說女婢入報燕賀堂來見康若山夫婦曰老夫人新聞不少若山曰怎麼
 新聞如許急著女婢細將鄺相乃是女流方纔告稟梁相的說明若山曰怪不得如此美貌原來是女扮男粧
 孫氏着驚曰孩兒若是女流必與忠孝王完婚可惜我們前功盡棄如何是好備還不要慮如此歡喜康若山
 笑曰爾乃養人見識不遠孟氏有此奇才乃世間奇女他若果完親之後我等自有處置何必過慮孫氏方纔
 心安次日五更忠孝王父子上轎來請孟士元父子同到朝房成宗連自在宮惟恐鄺相認作孟氏秘情無望
 日間無心批案夜間亦沒與進宮是日早朝恐鄺相認作孟氏即刻臨朝羣臣朝賀已畢分列兩班執事官即

上前奏事。帝覽表抵案。只見午門官奏事曰。右丞相鄺君玉假滿。在午門外候旨。帝喜。喜文集傳旨。宣進。鄺相進朝。俯伏奏曰。臣鄺君玉有陳情表上奏。帝心知不好。又思彼怎敢逆旨。即令平身。着內監取表。着值日學士念表。朗誦曰。

右丞相臣鄺君玉。寔係臣女孟麗君。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奏為罪陳情。仰恩開赦事。竊臣女孟麗君。那峰末裔。滇南弱質。奉出功勳之後。行此浦姿。克敦詩禮之宗。芳翰蘭質。臣女父孟士元。世荷國恩。位隆邦族。赤符令下。提八面之威風。紫誥榮頒。總四方之治術。而臣女母韓氏。獲封一品夫人。臣女兄嘉齡。復與兩班清選。照臨下土。日月之仰無私。而波及臣家。雨露之沾尤渥。臣女孟麗君。隸名門於閨閣。沐雅化於宮闈。關雎之賦。三章惟勤。習夫蘋蘩。蓋藻曲禮之嫺。一則相從。見東萊棋枰。家索溧北。難之晨。而婦順協。漸鴻之羽。洪惟陛下。垂照累洽。正惟臣女父孟士元。假沐歸林。臣女孟麗君。歸慕德期。標何歎夫梅。寔貞猶不字。灼未賦夫桃。天乃者元。臣侯次子。劉奎璧。都督之子。皇甫少華。展幣而陳。願訂朱陳之好。時布政使秦承恩。鴻臚寺卿顧宏義。道言斯美。共伸媒妁之言。臣女父孟士元。因兩姓偕成。百年誰允。用是士使之射。謀於天。假之緣。觀德雀屏。至於再至於三。必序賓以不侮。求祥鳳卜。迨其今。迨其吉。乃承筐之將成。詎知天意之不屬。未免一籌稍遜。旋看將門之有種。果然三發無虛。臣女父爰締以終。羅盟偕秦。普孰料劉奎璧圖。有夫之女。計隘少華。以無妄之災。勢倚椒房。過延煬世。嗣迫其人。潛踪隱遁。又請於父。乞旨聯姻。論遠梁州。臣家惶恐之情。無已。權歸大內。劉門咸烈之燭。方張。臣女既俯首以就婚。臣女敢抗顏以逆旨。竊惟教先室家。感德夫。佩牙雀角。化開閨閣。恩被于麟趾。愈斯家人為女之正。歸妹曰。嫁之良。標並青松。雅慕三貞。與九烈。玷磨白璧。何堪一女而二夫。雖于歸。未迎真雁之陳。而既買。豈策到手之兆。矧陛下。誤從奏請。致聚聖明。臣女麗君。於此。腸斷九迴。心牽一線。欲陳情而無路。爰改服以潛身。而臣女父孟士元。猶懼夫威。計借世好。權乳媪之。

女認作親生。往歸世子之門。曲從君命。詎此女。蘇映雪。慕輕富貴。耻甚偷生。伏嚴逆賊之誅。手持白刃。節夫
 隊樓之志。命赴黃泉。幸神力暗扶。從滇池而移貴郡。伏慈航普渡。假宣室以至京師。斯時也。臣女麗君。惘惘
 出門。遲遲行路。道繞高堂之夢。慮侵遊子之衣。豈以皇甫既定三生。必使車親挽鹿。亦不少華。可以一見。何
 妨石化為羊。爾乃日遠長安。莫測窮途之泣。風悽旅館。更嗟我僕之痛。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流離瑣尾。云如
 之何時。則有湖廣商民。康信仁者。見臣女風流儒雅。欲繼螟蛉。同孤鳥之無依。胡勿歸他人。父當飛龍之利
 見。遂令觀國之賓。豈真一介儒生。竟獲三元及第。其時大學士梁鑑。為次女素華。年當及笄。志切仗歸。樓懸
 結綵。漣飄紅葉之流。而臣女麗君。車過連鐘。路值藍橋之會。北斗仰而師命難辭。東床贅而門楣相倚。無何
 延閣合香。即來女係投池。河乃耦俱。無猜漫說相逢。如故由是。臣女麗君。瞻依宮禁。趨侍經筵。一藝名場。三
 遷秋晉。春隆紫閣。設鍊之覆。何嫌。名寵黃扉。漸碧之安。孔固乃臣女麗君。不以喬粧之事。上聞者。感恩知報
 援昭容。可使童才。天節請共。許進士。何妨不柳。况德薄而位尊。播笏垂紳。竟味婦人無爵。知小而謀大。陳師
 鞠旅。反誦女子。知兵臣女麗君。竊謂侯乞假。子歸後。當以明徵。陳於御座。何圖自作之孽。逃爾明證。其情國
 有常刑。災非肆毒。固宜束身自改。以正朝綱。紉赴法場。用申天討。何敢置辭。於議之。八邀重於宥之三哉。伏
 惟陛下。偉治光昭。仁聞洋溢。道通晝夜。如月恒而日升。德並載博。謂天高而地厚。蠅蠅跂化。蝶蝶偷生。矧臣
 女父孟士。元齒屈杖。朝振憤之情。何限。臣女母韓氏。以病綿床。暮。醫指之痛。難禁。願於為鳥之私。俾延殘喘。當
 效犬馬之報。默結來生。庶幾臣女母垂暮之年。亦越於今。當拜吾皇之賜。而臣女再生之日。過此以往。長齋
 繡佛之前。則感恩且沒世不朽矣。臨表不勝待命之至。謹奏。

成宗聞學士將表。讀完。暗恨自己冒雨忍飢之苦。不肯聽朕一言。一時大怒。厲聲喝曰。孟氏好大膽。女扮男裝。
 欺君罔上。侮辱大臣。死有餘辜。仗利口。舞弄筆花。視朕無尺寸之力。麼喝令武士。綁出午門。斬首報來。武士領

奇。連忙除衣冠。細綁起來。老王父子。忙上前跪奏曰。乞刀下留人。鄺相知道自己執性。莫怪天子變臉。亦不分辨。任從相綁。忠孝王跪奏曰。前日陛下曾詔行天下。尋訪孟女。今當開恩。饒命。不知能否恩赦。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二回

成宗欲斬鄺丞相

太后恩赦孟千金

却說成宗欲斬孟履君。武憲王奏曰。孟氏因欲守節。即救夫。故求取功名。亦出於無奈。非無故賣弄才學。念自出任以來。並無過犯。且有功勞。況臣兒前曾立願。須會孟氏方敢與劉以成親。至今尚未合枕。孟氏若死。臣一門後嗣。豈不斷絕。乞陛下恩赦。孟士元亦跪奏曰。臣女為因守節。無奈欺君。臣妻溺愛此女。自前日雲南假孟氏面君之後。臣妻即臥床不起。乞陛下格外施恩。赦免臣女性命。以救臣妻。孟嘉齡亦奏稱。老母溺愛此女。自雲南假孟氏南假孟文欽限一月內完親。老母至今臥病。恹恹。今若誅斬臣妹。老母慘女過甚。勢必亡身。務乞陛下恩赦。二命。舉家盡沐聖恩。孟士元再奏道。臣女若死。臣妻必亡。臣兒嘉齡。生頗純孝。慘母憐妹。定要喪命。滿門性命。豈不斷送于乞。恕罪。賜婚沐恩。仰洪於無既。當下又有門生翰林。余璣。崔拔。鳳。裴。林等。為首俱跪下曰。孟氏雖罹重罪。奈臣等俱受他提拔之恩。乞陛下開側隱之心。赦其死罪。帝大怒曰。爾等俱係一己之私。均非正論。王法自古無親。豈容徇情。傳旨着武士押出鄺相。視死如歸。步出午門。候斬。當下忠孝王更加着怒。肘膝上前。欲行再奏。奈久病心虛。仰面一交。暈絕於地。才關緊閉。自有泛白。老王神魂飄揚。抱佳哭曰。孩兒快快醒來。若有差池。為父的命亦不保。如何是好。成宗亦驚駭着。內監速取人參前來。請救。內監忙取一隻人參。納在少王口中。一會兒。悠悠轉。帝心方安。只見內監奏曰。太后赦書到了。原來皇后天色未明。即到萬壽宮。奏知太后。說鄺相早間早請天子改粧。恐天子責罪。求太后恩赦。太后書曰。孟氏節烈。朝廷必定曲從。況念其救我之恩。怎敢責罪。皇后甚不放心。即差內監往大殿打聽。不一時。內監報鄺相押出午門。候斬。羣臣求情不准。太后搖頭曰。不信朝廷如此執法。大為不該。皇后奏曰。前孟氏救臣婦一門。若有差池。臣婦萬世被人唾罵。伏乞太后恩

救。太后曰。不必憂疑。即着內監草詔。令孟氏救皇太后恩重。開赦死罪。用印封好。內監飛奔上馬。至大殿下馬。向前奏曰。今奉太后懿旨。開赦孟氏前罪。帝忙取赦書看過。自思。我為自己私情。不時感怒。然孟氏是不該死罪。但不念朕為他冒雨衝風。寔是薄情。今若開赦。反被孟氏恥笑。着傳旨。今念太后旨意。將孟氏且囚天牢。三日後取斬。武士領旨。把鄺相押入天牢。獄官念孟氏平日正直無私。又兼勢力如山。閉去鋒利。按鄺相自知必受牢獄之災。早間即帶榮發。跟隨故當下有榮發服侍。又牢官另辦一間上房。與他二人安歇。且說天子退朝。孟士元父子。忙到天牢探問。獄官接入上房。父子相見坐下。士元慰曰。今朝建雖限三日後處決。女兒不必介心。三日後我等自當保救。孟氏暗笑。我豈不知大命無妨。囑曰。爹爹回家。切莫說女兒囚禁。三日後處決之言。恐傷母心。反為不妙。士元稱是。父子囑托獄官。小心照顧。自有重謝。獄官領令。父子回府。韓氏迎問曰。女兒改粧的事如何。士元曰。往常天子聖明。早間只說處斬。三日之後必邀開赦。細把早間之事一一說明。諒不妨事。韓氏終不放心。且說梁相。早間未曾入朝。令人打聽回報。忠孝王昏絕。鄺相囚禁等情。素華哭曰。兒母女受孟氏姐大恩。小姐若果有失。女兒義不獨生。梁相慰曰。孟氏既禁天牢。性命諒必不妨。我兒只管放心。素華入內。忙取舖蓋。并銀錢人參。令的當家人送入天牢。交榮發收入應用。孟氏感歎曰。真正妻子。恐亦無此真心。真待我不錯。按下慢表。再說老王父子回府。太郡與蘇大娘便迎問早間事情。老王說明備細。江三嫂暗自埋怨。劉氏曰。爾用妙計。奏請皇后驗明。今蘇映雪亦在爾身上。豈不自招其禍。小姐曰。如今只好聽天由命。不必埋怨。且說太后在宮內。監回報天子。把鄺相囚入天牢。三日後提斬。太后對皇后曰。御婦懷孕。久坐牢苦。可回宮將息。孟氏一節。俺家必令朝廷開赦。皇后奏曰。孟氏恩大。若不開赦。臣婦無心回宮。至午正時分。成宗回宮。太后忙令宣進成宗入宮。太后令與皇后行夫婦之禮。而後賜坐。帝問曰。孟氏變亂陰陽。有罪該斬。母后緣何恩赦。太后笑曰。國家祥瑞。故出此女公卿。況我等得生。盡他所賜。又能守節。生死不怕。屢立大功。豈宜開赦。與忠

牢哭泣不止。梁相憐其節義，百般苦勸。是日女婢來報，太師有請。素華步出後廳，拜見父母，在旁坐下。梁相曰：「方纔聖上詔赦孟氏，准其改粧，定於八月十五日完婚。女兒可免悲傷了。」素華曰：「女兒立願要同小姐共事一夫，望爹爹撮合。」梁相曰：「且待老夫具奏主上，與孟氏同為正室，何如？」素華曰：「女兒不敢過望。」正在言談，女婢報曰：「把門人報稱孟士元父子并忠孝王父子要面見家爺。」梁相大喜，穿上公服，出去迎接四位大臣。齊到後堂，梁相入見，士元稱謝曰：「小女一向欺瞞太師，又蒙太師不責其罪，恩同山嶽。愚父子特來謝罪。」當下士元父子連忙跪下。老王父子亦即跪下曰：「媳婦有欺太師，愚父子特來請罪。」梁相忙跪下曰：「老夫一向昏迷，前在金鑾殿上力辨，冒犯列公，今日反蒙過禮，心實不安。」五人對拜畢，各各坐下。家人獻茶，梁相笑曰：「不意二女性凜冰霜，誓同花燭，吾得忠孝王為婿，何幸如之！」侍老夫具奏賜婚，少王謙詞曰：「小侄一介庸夫，怎敢有誤費千金小姐。」梁相曰：「這乃夙世良緣，何必過於謙抑？」老王與孟士元一齊起謝曰：「既蒙太師厚恩，請高坐受拜。」忠孝王忙移一把太師椅放在當中，忙扶梁相坐下，倒身拜了八拜。梁相方纔扶起，少王又與老王孟士元行了親翁禮，然後坐下。梁相曰：「老夫長女子歸，諸事隨便。」今次女出閣，必要熱鬧一番，方遂我願。兩下說了些閒話，而後辭回府，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梁丞相上表嫁女

孟麗君入宮謝恩

却說孟士元等於梁相府辭別，各自回府說明一切。喜煞蘇大娘，不須嫁女，亦有岳母之分。劉燕玉自恨多言，今蘇映雪亦在我身上，正愁悶，聞勿報忠孝王步進房來，劉以見禮坐下曰：「恭喜相公，不日二女便可相會。」少王謝曰：「一向深負夫人佳期，今幸二妻相會，夫人亦可完了終身。」即令備席前來相待，不表。且說梁相具表曰：「左丞相梁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奏為陳情請旨賜女子歸事。竊臣次女素華，本名映雪，係雲南寒士蘇信仁之女也。按信仁早亡，隨母育於孟士元家。麗君改粧潛行，士元以映雪代嫁劉奎璧。映雪不甘，投池殉

節時臣妻景氏船過貴州救起船中收為義女言極謙恭不失禮節以故愛並親生招贅郎君王館於臣室于今三年茲君王以驗明喬粧奉旨于歸臣若將素華改通他門則門風有壞若竟通皇甫則門之玷難堪宜臣為台輔之司以女作參昂之選罪茲不赦故冒死上陳乞濫固封典俾臣女與孟氏並肩同事皇甫仰遵國體兩無所虧至臣前招贅孟麗君情形莫究是屬昏亂及皇甫少華上本臣反力辨証言冒濫天顏尤宜削職伏乞陛下嚴加處治謹此跪奏

梁相作罷表章送到通政司立送到宮帝見表即批曰梁相之女即係蘇映雪前日皇甫少華奏請封贈今准爾奏亦賜皇甫少華與孟氏同日完親無非偏正欽此

旨下通政司令人送入相府梁相大喜把書取出與妻女看過妻華深感梁相厚恩得與孟小姐同列又報入孟府麗君大喜士元亦大喜次日女兒當往殿上謝恩小姐稱是自然意定不好意也定好去見百官到了次早梳洗已畢乘了小轎來到午門對午門官說明午門官入奏曰孟氏在午門外候旨請旨定奪成宗暗想今已改粧若宣他入朝豈不羞辱了他若不宣他入朝不知他令改女粧如何美貌不如使他入宮朕亦前去一見即傳旨孟氏不須入朝着其入宮叩謝太后差小內監一名引入萬壽宮小姐揣知帝意暗羨風流天子公私合宜令人敬服即隨內監來到東華門下轎入萬壽宮適值皇后在宮太后令進孟氏入內朝見奏曰臣妾身負罪戾大罪深蒙太后恩赦特入宮謝恩太后傳旨平身撫慰曰難得卿謹守節操救治俺家理當開放孟氏又拜皇后皇后扶起曰俺家一門深蒙弟婦扶持况又至親何必朝見孟氏曰臣妾何敢亂君臣之禮太后笑曰此乃內宮不妨賜坐孟氏謝恩坐在皇后對面宮女獻茶畢皇后笑曰若非畫觀音賜番酒怎能得此美弟婦孟氏微笑曰此乃皇太后並娘娘美意兩下談不多時內監奏曰萬歲在外候旨太后即令宣進皇后與孟

氏跪接。帝令宮娥扶起太后。囑曰：各人只行家禮罷。帝領首作揖坐下。西旁孟氏坐在皇后身邊。帝偷看孟氏果然柳腰細小，有弱不勝依之狀。皇后乃武將出身，骨格覺得粗氣，不禁笑對小姐曰：鄺先生今番改粧可惜。爾連中三元，取士拜相，化為烏有，朕失了一位賢臣。小姐惟兩目斜視，含笑不語。真是一笑百媚生。君臣知心，各相愛敬。太后與皇后大笑不止。太后向成宗曰：我無女兒，爾亦無姊妹，我欲認孟氏為女兒。成宗暗笑。母后作成朕作大舅，即笑曰：母后主意不差。忙令內監排下香案。太后拈香祝告了天地。小姐向前行了母女之禮，拜了八拜。然後與天子行了兄妹禮。與皇后行了姑嫂禮。再行坐下。太后對孟小姐曰：爾素知醫道，今可賜名保和公主，出入用半朝鑾駕。五鶴朝天，金頂轎。凡朝中有疑難事情，仍聽決斷，並賜首安鞭一把，專打朝中不法的佞臣。孟氏當即謝恩。帝因男女有別，多所不便，退出去了。太后賜宴三人，在酒宴中談及小姐流離等情。太后嘆曰：女兒不懼萬里行程，不愧女中豪傑。直飲至日色斜西。皇后囑姑娘道：次早當復進後宮，俺家亦有賜宴，忙令內監引出東華門，鑾儀伺候。孟小姐上轎回府，好不威風。甫回家，孟士元問明備細，滿門大喜。忙令打掃房屋，安歇。幾日不表。且說皇后回宮，成宗已在宮中。皇后見禮坐下。帝問皇后曰：孟氏回去麼？皇后答曰：回去了。但此等賢女，陛下何敢要斬？帝曰：他犯罪甚重，理宜處斬。皇后曰：既要斬他，方纔何故如此相敬？看來陛下明有私心。帝曰：不要爭辨。朕與一物爾看。孟氏伸手向身上取出一个紅緞包兒，放在案上。對皇后曰：爾猜猜看。這是什麼東西？皇后對曰：我怎知什麼東西？帝曰：此乃西洋活寶。爾開看便知元妙。皇后連忙開看，恰是一雙小小綉金紅緞鞋，長不滿三寸，恰是舊的。皇后回宮中，只有温妃脚極小，亦無如此之小。不知何人穿得。帝曰：此乃爾弟婦穿得。皇后疑問曰：孟氏繡鞋何以在陛下身邊？帝笑曰：不要如此多疑。便把二宮女脫下綉鞋，朕途中遇着，即將綉鞋奪下，藏在懷中。令他詐報，鄺相吐血回府。朕留下此物，令煩卿來早交還孟氏。皇后心中方得明白。笑曰：陛下留下此物，明是欲挾孟氏以私通。誰知孟氏即烈請旨改粧，不從汝願。爾故要

斬他。看來陛下不但私心，而且存心不良。帝笑曰：「其此才貌，人人愛慕，爾若做了男子，見此美女，只怕還要強姦硬迫。朕前日路遇宮女之頭，如果前往強姦，怕不春風一度。朕不忍硬逼，還算誠實。」皇后曰：「虧你在太后面前，還要強辨。今日怎就回心原璧？」歸趙帝曰：「前者事機秘密，無人知是女流。朕固心存曖昧，今既請旨改粧，若再留下此鞋，便是君戲臣妻，不合禮法。」言罷，辭別出宮安歇去了。次早孟氏入宮朝見太后。太后曰：「爾可速往皇后宮中，免他懸望。」就着宮女引到昭陽宮候旨。皇后即令宣入朝見畢，賜坐待茶。皇后問孟氏曰：「姑娘曾失什麼物件？」孟氏奏曰：「臣妾不曾帶物件進宮，那有遺失？」皇后曰：「不是昨日便是前日失落的。」孟氏沉吟一會曰：「前日亦並無失落。」皇后忙取出繡鞋，令宮女交與孟氏。笑曰：「此物果是弟婦的東西麼？」孟氏認是己物，執而問曰：「這個東西因何在娘娘處？」皇后遂細將宮女前日偷脫繡鞋被這風流天子藏匿，昨日寄還等語，一一說明。孟小姐羞得滿面通紅，天而不答。皇后笑曰：「今已知弟婦冰清玉潔，乃是天子痴迷。弟婦不必害羞，可把天子怎樣溫存，備細說來。」小姐曰：「若論天子，真是殷勤令人敬服。便將四月十五日，如何要同登遊上林苑，及春柳石橋上，如何戲謔，並將羣花不及，鄺明堂詩句念出。又天香館如何留宿，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榻，至賜番酒後，兩次令太醫診脈，並將假扮小監冒雨而來，密囑要把假孟氏配與忠孝王。一一說明。皇后笑曰：「帝如許小心，弟婦怎不憐念？」小姐曰：「臣妾與帝乃君臣名分，怎敢以私情迷惑聖君？」皇后稱讚道：「天子如此私心，若非弟婦節烈，豈不做出曖昧之事麼？」即令內侍呈上筵席，皇后姑嫂入席，又說些閑話，直飲至月色斜西，方纔回府。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一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會親女大娘歡喜

受陞封三美團圓

却說孟氏於昭陽宮辭別回府，次早成宗上朝，六部官奏曰：「孟氏業已改粧，尚留右丞相一缺，請陛下發旨定奪。」帝遂點吏部尚書尹上卿為右丞相，按帝因嫌孟氏元懦弱無能，故不取他。當下尹上卿謝恩出朝，按下慢

表再說是早蘇大娘來到相府先拜謝梁相夫婦收留女兒之恩而後與梁相相見母女不啻再生景夫人要

辦宴款待大娘固辭之又到孟府滿門相見小姐向前謝曰一向有悞令奴終身大娘曰小女向來癡拙承蒙

小姐提攜韓夫人備酒相待直至日酉斜方纔辭別回去了月半日梁相之子梁振麟已陞了吏部尚書

滿門進相府相會梁相更加威風到了八月初旬江進喜回歸王府方知忠孝王完就十分歡喜到了八月十

二日帝傳旨令保和公主出閣着禮部照公主禮遣嫁又降詔贈各美人封典其詔如下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茲爾皇甫少華與保和公主完姻所有迎親之事着兵部九卿照禮奉送少華加恩保

和尉馬孟麗君已封正室王妃蘇映雪加封東院一品夫人其父蘇信仁追封光祿寺正卿生女杜氏也封

淑人劉燕玉加封西院一品夫人並賜皇甫少華大紅蟒袍一領玉帶一圍完就准其免朝一月欽哉奉

行

內監接詔來到王府忠孝王忙請蘇大娘一同接詔接詔既畢蘇大娘見詔封自己為三品淑人始信送生婆

之言真正有應深感梁相提攜之恩忠孝王立即差人將詔先送梁相後送孟府觀看皆大歡喜老王因念孟

小姐情重擇日欲再行聘恰好舊布政秦承恩已陞河南巡撫是日來京奏事老王立辦一副一樣聘禮特煩

尹上卿及秦承恩為媒到梁孟兩府把孟麗君蘇映雪行聘忠孝王忙令人役打掃中央鸞鳳宮與孟氏為房

碧鸞宮與蘇氏為房劉氏仍在金雀宮三日前王親國戚文武官員各各備禮往王府梁府慶賀孟孟元雖非

首相而其女乃欽賜宮主故一體執開惟相府兼梁振麟權陞吏部尚書更加熱鬧蘇映雪暗喜道生初不得

其所往往後得其所今得與孟小姐並列夢中亦想不到到了完娶日期文武百官先到梁相府中恭賀又

到孟府賀喜然後到王府恭賀王府內喚了一班音樂俟後飲酒演唱忠孝王身披九龍飛舞大紅袍坐了一

匹白龍駒排了半副鑾駕後隨着平江侯能浩及幾位同年武官俱騎了馬陪伴同行先到孟府迎娶孟小姐

坐着五鶴朝天金頂轎。亦是半朝鑾駕。到了王府。把金頂轎停在通道之上。再到梁府迎娶。蘇氏披戴鑾用梁相府字號。相府一派執事。好不熱鬧。來到王府。停下樂人奏起音樂。禮生唱禮。各人隨了十名女婢。開了轎門。請出新人。二位夫人俱着蟒襖。頭戴鳳冠。一夫二婦。先拜天地。後謝聖恩。方拜公姑。翻轉身來。夫妻對拜。送入洞房。忠孝王先進鸞鳳宮。令女婢揭去羅帕。向前作揖曰。卑人一門深受夫人大德。難以言盡。孟氏答曰。夫婦之分。禮所當然。何必言重。二人飲了三杯酒。孟氏催促曰。即君速往碧鸞宮。與蘇氏姊妹相會。忠孝王稱是。即進碧鸞宮。蘇氏已揭去羅帕。立起身來。忠孝王忙向前作揖。難得夫人為寒門守節。險遭不測。卑人何以報答。蘇氏微笑答禮。不敢回言。二人亦飲了三杯酒。女婢報稱。席已齊備。請于戲館出去。陪伴眾官。忠孝王來到大殿。同父親母舅。陪眾官戲班演唱。樂音喧天。表且說劉氏本性循良。自思二位夫人俱啣恨亡兒。況他娘家勢大。我豈可向前伏罪為是。即帶了二婢。來到碧鸞宮。此時新人已卸了鳳冠蟒襖。只穿着素衣。女婢報稱。劉氏來見。蘇氏起身迎接。二人本來相識。劉氏急忙跪下。曰。賤妾特來叩見夫人。先兄前日。實是不該。望夫人不念舊惡。感恩不淺。蘇映雪大驚。一同跪下。曰。我乃小戶女流。賢妹乃是皇族。如此過禮。豈不折煞奴家的陽壽。蘇映雪見他十分謙遜。心中大喜。蘇映雪與劉氏坐下。劉氏曰。不勞夫人費心。妾還要到孟夫人處。叩見。蘇映雪曰。我亦要去。叩見夫人。妾身與爾同去。何如。劉氏大喜。二女齊到鸞鳳宮。女婢報稱。二夫人齊到。孟夫人出來迎接。二人一齊跪下。曰。夫人在上。賤妾等叩見。孟小姐連忙跪下。曰。妾身何以消受。三人拜畢起身。孟氏先向蘇氏曰。一向有悞。姊妹青春大為不該。又向劉氏曰。難得賢妹替我伏侍翁姑多日。奴受恩不淺。今當請蘇大娘前來拜見。即令女婢去請。映雪曰。家母何德何能。敢勞二位夫人拜見。不多時。蘇大娘來到。孟小姐請其上坐。拜見大娘。推辭曰。小女癡拙。全仗二位夫人教訓。老身怎敢受拜。孟小姐曰。大娘乳哺恩深。今姨又被我悞了青春。當受我一拜。劉氏曰。夫人所言極是。即同孟小姐強扶大娘坐下。二女一齊拜下。映雪在旁還

禮大娘答以半禮道。折煞老身。二女拜罷起來。大娘拜辭曰。老身失陪。即進內而去。三女坐下。女婢奉茶。蘇小姐曰。前日我因禁天牢。蒙蘇姊妹深情厚意。德如山。蘇氏曰。我母女二人。受小姐大恩。碎身難報。小姐對二女曰。今後我們三人。只須姊妹相稱。蘇劉二人曰。多蒙厚情。自當領教。於是各自別去。不表。再說百官飲五日。色沉西方。纔辭別。少王回至鸞鳳宮。同孟氏暢飲。少王謝罪。前日迫於君父。娶妾。獲罪於夫人。望夫人海涵。孟小姐笑曰。難得郎君甘受一年寂寞。但聞君才學過人。就以中秋月華為題。作七言八韻。以昭今夜之慶。忠孝王曰。夫人見教。只得獻醜。就令女婢取入房四寶過來。作了二首詩。詩曰。

五彩紛披燦綺霞

團圓十五月中華

佳期感應三秋值

樂事歡同一夕賒

瓊露捲餘承絳闕

仙風吹到送香車

廣寒如得門容入

奉使何須八月槎

一奩明鏡照明妝

可共嫦娥下帝鄉

玉屑飛瓊輝夜靜

羽衣協曲奏霓裳

輪遮碩兔留三窟

影射牽牛盼七襄

愧乏高才橫倚馬

和鳴珮環曼琳瑯

旁寫書奉夫人更正。少華未定稿。女婢送與夫人觀看。看畢大喜。飲到上燈後。小姐對少華曰。奴承蘇姐厚恩。請往那邊飲酒。忠孝王即到鸞鳳宮。令女婢退出。作揖曰。下官當年比前夫人便知。有今日之榮。後來相府又蒙賜席。足感大恩。蘇氏答曰。家母多蒙厚待。感德不盡。二人同飲。忠孝王親為其斟酒。飲到初更之後。映雪催促曰。夜已深了。請到孟夫人處安歇罷。少華辭別曰。夫人吩咐。只得從命。只好來晚陪伴夫人。蘇氏含羞不答。少華回到鸞鳳宮。令女婢退出。安歇。閉上房門。欲替小姐脫衣。小姐曰。各人自便罷。各自解帶上床。說不盡枕上風流。被中恩愛。連我作小說也為之擱筆。次早起來。又受百官慶賀。至晚再蘇映雪成親。第三夜與劉燕王成親。自此為例。先孟後蘇。第三日劉。第四早三位夫人梳粧畢。孟氏領了蘇劉二女進宮朝見太后。太后喜曰。忠孝王可謂羣花之主。本當往正宮朝見皇后。因皇后懷孕。恐怕冲喜。即傳旨賜宴。飲了一番。辭謝回府。到了

第六天。滿門親眷俱來相會。蘇國夫人。衛勇娥。並衛勇府之妻。齊開戶。俱來會飲。忙向孟氏拜謝。提拔之恩。直飲至日色斜西。眾方辭別回府。一夜無辭。是早蘇劉二女梳粧畢。來邀孟氏同往孟府拜會。孟氏即同蘇劉二人上轎。女婢跟隨。一直來到孟府。內堂下轎。韓夫人姑姐迎接上堂。五人團拜坐下。獻茶既畢。韓夫人令女婢備席。五人入席。說此閑話。飲至太陽西墜。方纔拜別回府。過了次日。孟氏劉氏同蘇映雪。來到相府。此時梁振麟滿門。適亦回府。景夫人姑姐。同康若山之妻孫氏。並二姨娘前來相會。景夫人留住同飲。孟小姐曰。數日之後。當請義母等。同到王府安身。俟兄弟長成。再行教他讀書。孫氏方知小姐乃是重義的奇女。十分感激。當晚三人同在相府安歇。次早方纔辭別回府。孟氏即飭人役。專請康若山一門。移至王府居住。蘇大娘有螟蛉子一。取名叫六奇。同康若山之子元郎。孟小姐親自教他讀書。少年俱中進士。後來或為知縣。或為知府。各隨其子赴任。孟小姐念榮發辛苦多年。匹配江進喜為妻。江三嫂母子二人。喜得美貌女子。又有數萬兩私房銀子。不勝快活。後武憲王父子具奏。道老僕呂忠。一生義仗。臨難不變。其子呂福。深通武藝。江三嫂張氏同其子。江進喜。先救少華。脫出火災。後跟隨劉氏逃走。往危庵受苦。並無悔心。江進喜深通武藝。運劉奎壁棺柩歸葬。萬里路途。不辭勞苦。俱求褒封。帝當下宣召呂福。江進喜。考試武藝。呂福改名呂奪元。江進喜改名江永貴。俱封現任都司。忠孝王提攜二人。後陞總兵。呂忠恩賜三品冠帶榮身。張氏即江三嫂。恩賜四品恭人。帝念孟小姐賢能。欽點忠孝王為內閣大臣。職掌批案。如有疑難案件。好與伊妻孟氏商酌而行。孟小姐不時朝見太后。以及皇后。蘇映雪謙恭有禮。梁相滿門。俱認為自親。往來絡繹不絕。太后見路祥雲。真節可嘉。令帝納為偏妃。念父無嗣。螟蛉一子。接續路家香烟。孟小姐與蘇氏別以秉性和睦。待下以寬。上下人等無不敬服。孟氏次年。生下一子。取名兆駒。才兼文武。娶溫妃之長女嘉善公主。先為駙馬。後作丞相。次年又生一子。取名兆鳳。勇力無雙。封為長勝將軍。劉燕玉生下一子。取名兆麟。隨孟氏學習岐黃醫道。極精陰囊。兵部侍郎之職。後孟氏

又有一女。取名飛蛟郡主。排行第五。因夢飛蛟入懷而生。知是烏必凱元帥報怨。按烏必凱即番元帥也。後蘇氏亦生二子。其一取名兆祥。即第六子。深知兵法。放債經營天下。大獲利。後宋蔭襲戶部侍郎。其二取名兆瑞。即第七子。娶梅妃之女。興平公主。封為駙馬都尉。至於能濟屢立奇功。宜封平江王。長子起鳳。乃徐氏所生。後中文狀元。次子起鳳。係衛氏所生。此子秉性懦弱。後蔭襲平江侯。這部書凡忠孝廉節四大端。無一不備。於酒後茶餘。懸為借鏡。未始非懲創人心之一助也。幸勿以小說而棄之。是所厚望。

龍鳳配再生緣

終



